

徐執字電發號拙存又號虹亭晚稱楓江漁父
吳江人舉鴻博授檢討有南州草堂集菊莊
詞以代名人片牘上傳

三垣筆記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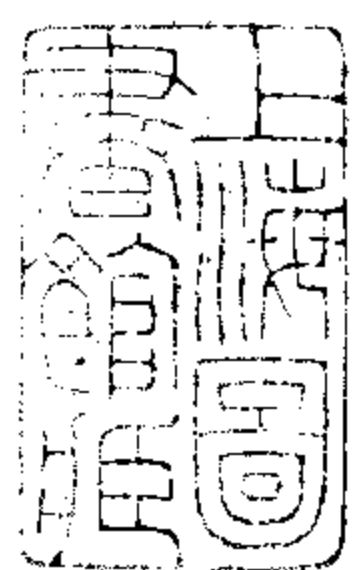


三垣筆記者何崇禎丁丑以司理內召入京其
明年戊寅蒙懷宗端皇帝親策簡入刑垣又明
年庚辰清以大司寇不職屢牘規之為所噬遷
外未及任丁內艱會司寇以罪廢帝念清言壬
午蒙恩賜環補吏垣癸未春間關淮濟入京轉
本垣右已轉工垣左其秋奉命冊封淮藩明年
甲申春三月方脂車值北變隨復命金陵晉掌

垣斯則所歷三垣也云筆記者蓋自丁戊訖甲
乙凡九年舉清所聞見以筆之書非清所聞見
不錄也所上諸疏止錄其留中者其已報則亦
弗悉錄也蓋內之記註邸抄多遺多諱外之傳
記誌狀多諛多誤故欲借清所見聞誌十年來
美惡賢否之真則又清所不敢不錄也然猶云
目見與耳聞不無疑信之別故先舉清所灼見
以筆之書其因聞記者猶云附述終致其慎焉
而總以數言括之則于已恩固不敢飾瑜即于
已怨亦不敢益癥惟存其公且平者云爾清初
讀蔡孝來尚諭錄或曰此君子之言也然清不
盡是其言其言之非間有之間有非則偏繼讀
吳純所吾徵錄或曰此小人之言也然清不盡
非其言其言之是間有之間有是則愈偏獨夏
彞仲幸存錄出乃得是非正則以存公又存平
斯貴于存耳若清作是記與是錄相先後時殊

事殊而惟無偏無黨以立言則不殊苟彞仲見此無乃首額是記亦如清首額是錄而又以存我心之同然為幸也興化李清自序

三垣筆記



興化李清記

戊寅四月帝一日御門召行取推官知縣入對五人一班聽其自言或語冗碎不可了帝必云減省此或稱謂偶誤帝微笑問畢人給一卷御書試題貼于壁令各陳所見惟判題不同蓋亦做唐人身言書判故事也

帝于召對推知姓名單分別圈點卷入復留中

六七日時位置已定忽送輔臣閱薛國觀孔貞
運遂以意置前後旨下皆帝親定閣擬俱不允
冢宰田惟嘉議將推知不應為臺省者先轉部
曹諸人欲疏辨而憚為首獲譴時詞林李士淳
年耄矣不告士淳首其名士淳懼且怒大閱帝
以為首者必知名士也遂得詞林餘四人皆授
御史任濬王章涂必泓清叔嗣京也
帝御試畢臺省科道皆屬欽定已親擇十八卷

發部議行時諸侍御以例往朝房謁輔臣孔貞
運獨曰皇上所發十八卷其說多難行侍御郭
景昌曰王道無近功安邊永遠之法莫過屯鹽
貞運曰難其人景昌曰此屯鹽且難行則諸邊
可聽其犯順而終不掃乎流寇可任其縱橫而
終不剪乎貞運曰愈難其人景昌曰有人不能
識不能舉豈可以難之一字委棄此全在執政
擇人用之貞運怫然無以對景昌遂疏糾之有

揆席豈彼伴食素飡之資等語貞運卒以此去
司農程國祥以國計不足暫借民間房租一年
於是怨聲沸京城呼崇禎為重征猶海瑞疏內
引民謠稱嘉靖為家淨謂家：俱淨也
司寇鄭三俊獲譴歸時清初入刑垣就問曰刑
部何事最寃三俊慘然曰無過盜情若欲平反
不過云秋後處決爾清愕然曰何謂三俊曰此
皆從東廠緝獲司官不敢反堂官何繇反惟擇

無贓無証情可矜疑者緩以秋決或可從容解
網也相與嘆息久之三俊有清名初下獄時風
埃暴起翳日無光行路莫不嗟吁
冢宰田惟嘉以考選不公為詞林楊士聰所糾
惟嘉素通內監先得奏稿即具辨疏士聰復糾
以奏疏未下辨疏先上之故奉旨回奏茫無以
應執惟嘉僕四人送鎮撫司一時吏部重賄俱
夤夜運入錦衣人有吏部囊空錦衣地重之誚

清初入刑垣聞廠役獲盜必加五毒令攀引富
室罄擄既飽然後呈廠。疏歷。有詞法司多
依樣招奏不數日便會官處決曾有一盜赴市
太息云我賊也不曾做如何誣我為盜一日清
晤刑部一司官以平反勸慘然曰不敢清曰何
也曰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無一介不取之
吏若一翻廠招異日借題羅織官吏并命矣一
時干和召災莫此為甚

帝寄耳目於錦衣衛稱為心膂大臣托採外事
以聞金吾吳孟明緩于害人而急於得賄其子
邦輔尤甚每緝獲州縣送禮單必故洩其名沿
門索賂。飽乃止東廠亦然嘗有某知縣送銀
二十四兩求詞林胡守恒撰文時尚未受亦索
千金方已一時士大夫皆重足而立
刑部諸招屢奉旨嚴駁司寇劉之鳳懼司官呈
稿槩蓄縮不發司官間往叩署亦不見刑垣吳

希哲進按季摘叅本蓋故套也發改票數四時
帝意欲處之鳳輔臣方逢年不悟遂詰責去國
新建伯王守仁卒子正億嗣正億有嫡子承勳
庶子承恩正億卒承勳嗣承勳嫡妻無出惟妾
沙氏有三子長先進次先進季先進道先進早殤
無後先進生一子業昌先進生二子業弘業盛
時並無異言也已先進子業昌又歿請于弟先
達欲繼其長子業弘以待襲爵時先進妻章氏

悍與伯嫂不睦厲聲曰何繼為阿伯既無子自
應我夫襲爵繇夫及子爵安往先進怒且自傷
改立今司馬王業浩親弟業洵為嗣業洵者守
仁父華後也於是承勳室宇貲財并承襲祭田
數百頃皆為業洵所有已業洵與同類謀謂已
非文成後例不應襲者終是先進耳襲爵必
索產乃羣謗先進為乞養而另推承恩子名先
通者嗣不過謂非其爵而爵則感出意外自有

產不問耳由是先達與先通爭襲數十年不決
及奉旨下撫按勘乃清司李寧波時也同紹李
鄭瑜台李張化原會審時先達亡惟子業弘與
先通對質清問曰何以前後兩子皆真而中子
獨贗又何以無後之兩子皆真而有後之中子
獨贗又何以沙氏既有子兼有孫乃預知兩子
一孫之或絕或殤而中抱一乞養先通無以應
不過曰承勲曾具疏萬曆時指先達為贗今留

中耳清曰留中疏有據乎先通曰宮禁邃密一
字不漏今遍簡自見清曰若簡而有則業弘父
贗爵合歸爾若簡而無則汝言誕爵合歸業弘
於是先通業弘皆叩首承服然實無從簡也訊
畢化原舉首指天謂先通之承服天道乎瑜亦
嘆曰業弘實不贗但予司李是邦奈予鄉公祖
何瑜廣東人時業浩方總督兩廣故也及清入
刑垣事猶未決擬具疏稿以伸公議業弘不知

托葉姓者至寓求清一言且謂襲爵後當割二
歲俸為壽清作色曰若如此不獨愧文成且上
欺君父當立焚稿耳遲一月方上奉旨速覈時
簡承勲留中疏不得然諸公侯皆為賄動遂羣
倡去疑存信之說以先通嗣業弘持疏入禁地
舉刀抹頸且云以一疏有無定兩家真贗有原
審官刑垣李清可問疏聞下獄擬罪竟不問清
也先通襲爵四年京城破為闖賊所殺業弘反

免

中書陳龍正喜談理學屢疏條陳皆深當帝意
最後西北墾荒一疏尤為實務時持國計者皆
以加派為長策龍正既疏陳其事復著議數千
言大畧謂金非財惟五穀為財興屯不足以生
穀惟墾荒可以生穀起科不可以墾荒惟永不
起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加派可罷加派罷斯
民生可安帝特下旨取龍正議入覽為設總理

司道專董其事而墾屯迄無定指竟寢
往例考選科道內用中行評博外用推知自部
屬改授之例出於是六部各司官視升郎中如
錮地獄視管繫差如坐縲絏惟日寅緣科道門
為華選地或知府司道缺出吏部閣筆不執升
若升一賢能往則怨謗隨之惟闡冗乃行嘗見
襄陽知府缺以一昏醉司官王承曾補到任未
久城陷

往例考選科道多用甲科乙榜僅見明經則絕
迹矣自一體考選之旨行於是乙榜明經爭
務催科正餉雜項悉歸考成其實甲科初選半
係腴壤間補瘠邑不久輒調若乙榜明經大約
瘠邑多於腴壤以錢糧難完之地而人思為
科道求其必完此民所以多病也嘗過恩縣見
乙榜令催比錢糧血流盈堦可嘆
帝初即位嚴于錢糧部議知府非完錢糧不得

升司道推知非完錢糧不得考選于是松江知府方岳貢蘓州知府陳洪謚有任俸數十次降至八十餘級者若推知考成錢糧初不過京邊遼餉後又益以雜項時戶部堂司皆窮于磨對惟書吏為政若得賄便那前推後指未完作已完不則已完亦未完也故一時書吏作奸為甚帝屢用人不效思用保舉初所用保者猶知名士以數竒困塲屋耳最後皆銅臭矣清入垣後人或以私相干清愧且忿與給諫解學尹立意不保然亦不被譴也

帝以邊警召對羣臣兵垣姚思孝面奏曰北兵雖南恐其分兵窺關宜命總監高起潛回守而以禦敵重任專委總督盧象昇意亦微矣帝疑象昇難獨任不允

牆子嶺之役總督盧象昇以兵二千至屯德勝門外入覲帝賜之銀幣慷慨以破敵自任出朝

門閣部楊嗣昌邀于直房諷以和象昇毅然曰
此來不能盡孝也須盡忠嗣昌知其諷已拂然
象昇躍馬去自此軍中所請多格
總督盧象昇故督宣大二鎮兵稍用命然亦有
規避去者帝以地屢失責戰急輔臣劉宇亮閣
部楊嗣昌均請督師帝乃命宇亮出削象昇尚
書以待郎總督象昇知忤嗣昌意必為所陷亦
急欲立功自贖賈庄之役以卒六千迎敵勢不

支總兵虎大威勸其暫避圖再舉不可乃力戰
死報至云象昇以紫衣雙刀奮馬出後不知所
在忌者乘之以為偷生帝嚴詰死狀後得其尸
面中二鏃身有三創及山東巡撫顏繼祖等以
失機立決都諫徐耀嘆曰若象昇不死必為肆
市之魁矣

閣部楊嗣昌父鶴為三邊總督以失機逮緣嗣
昌現任關內監軍道薄戍鶴未幾復原秩帝之

以大司馬起嗣昌也生其父故以奪情責報耳
嗣昌以奪情代父報何辭但先不請纓後復入
閣此其罪耳時詞林黃道周等皆以奪情罪嗣
昌惟保舉監生沈壽民疏云嗣昌以居喪起用
業一年矣漢儒開金革無避之說君子猶謂罪
人令甲有墨衰從事之科或者止於武弁乃若
遭時孔棘寇迫門庭君父總屬大倫臣子勢難
偏盡則有倉皇奉命慷慨誓師宋劉琦之六詔
不起非所宜言周伯禽之哭以征我恐在當效
下可報其先人上即酬其殊遇詎有支吾旦夕
安枕京畿於以踐天常而昧國憲若嗣昌者又
疏論嗣昌并及總督熊文燦撫張獻忠事云據
其籌兵則似罄中外之精良無當於用而惟借
羣力於餘孽始克振暢天威據其告捷則似諸
將士之俘斬未為有無而一恃降寇為先聲便
已鋪陳殊績古人之勦不失撫者代有之而要

其施為固有序也。耿弇大破張步於臨淄，僵尸相屬，步始窘，促負斧鑕於軍門，任其傳詣行在，罷衆十餘萬，歸鄉里。馮異大破樊崇於崤底，東走宜陽，崇始棄兵甲如山，肉袒獻所得璽綬。時但待以不死，給田宅，終其身。古人先勅後撫，成效章明，誠以威不極則惠不深，力不窮則心不帖耳而為文燦者，憤然不知擒縱之有方，妄徂海上之前規，僥倖於身，試為嗣昌者，夷然不顧養癰之可慮，復將未蓋之。父愆仍襲為便圖，遵此術以往，雖遠寬三歲之限，更累數年之民卒，恐盪寇無期而漫欲告成於旦暮，不亦誕哉！給諫張紹先惧，嗣昌怒，託言字踰格，不為上壽。民復約其語上，聞辭不達意，遂留中。邊報至，給諫陳啟新派守門，啟新初以武舉建言得進，時新安官生楊光先往見，啟新責以不請纓而守門，啟新慙，但答一死無益。光先曰：公

以口舌得官既荷殊恩當圖報稱乃憚一死耶
拂衣欲出啟新後揖之入室光先責以先不當
受職又責以受職後國計民生兵馬錢糧四項
絕不侃々直言而今日一疏色衣穿朝明日一
疏御街騎馬豈未為官時天下便有許多可痛
哭流涕處一為官後使人々遷善改過事々革
故鼎新天下遂到無一事可言處又曰公一味
真方假藥怒已責人尋人小疵搪塞了事異日

皇上看破思予言晚矣啟新怒甚後如其言
帝因輔臣楊嗣昌請勉從欵議然猶欲隱其名
會詞林黃道周疏駁中寢及邊報帝撫膺嘆曰
大事幾成為幾箇黃口書生所誤以至于此他
日道周之逮肇此

楊嗣昌在樞府羽書填積握管如宿構俄頃數
帝人服其敏但以救少司馬郭鞏成為給諫姚
思孝所糾遂結怨門戶未免先私仇而後公家

之急及黃緣入閣一手握定凡兵部復疏皆自
上自票他閣臣無敢睥睨帝委任之專如此及
誅五案失機諸臣皆駢首西市嗣昌雖名革職猶眷倚如故
輔臣劉宇亮自請督兵至軍中諸將皆不奉約
束無如之何於是召諸將前設席拜之激使力
戰然驕懦如故蓋總兵不能令偏裨偏裨亦不
能令士卒故也宇亮竟獲譴然請纓之首揆褫
官而坐嘯之薛國觀反扼其吭而奪之席任事

者所以灰心耳

山東巡撫顏繼祖未敗時都諫徐耀夢繼祖囚
服階下慘然捉耀手曰奈何又夢吏持一卷前
耀揭視觸目戈戟傷者死者累：紙上又揭數
葉過旁有人謂耀曰若已免未幾繼祖果以失
機誅後司馬楊嗣昌薦耀邊才及召對僅平之
數言示不能狀益有惕于夢也
舊例六科有差者不守科宿科清巡視十庫念

同垣中止同年袁愷一人清仍舊守科夜有內官捧紅匣至科乃處決失機督撫監鎮等官者以事係刑科云非本科官不授其實六科除兵科外五科皆輪流入宿以防接本是晚應輪宿者戶科辜朝薦也內官覓刑科不得闕甚不得已命書手邀戶科至而朝薦又不入內官怒以清名報越數日奉旨李清為何不直科着自行回奏清商之愷曰公本不應守科但以予回

奏若責予回奏直指戶科何疑清曰不然若公指朝薦必重處惟清不應守科而守但據實認罪或可以勒慎邀宥耳是晚草疏明晨即上愷與朝薦俱不知也蓋已置一官于度外矣越八日旨下竟得免究

帝處決五案自督撫監鎮而下并縣令青衿共三十餘人即內官所捧紅匣也旨妮數十言皆帝御筆諸臣為封疆受過一死何辭然子弟

奴僕俱奉旨逐出至委骸不收數十日亦可傷也先是帝欲決經畧楊鎬巡撫王化貞等閣臣或言中宮將誕宜少寬帝曰祖宗封疆不能保何有于兒孫遂處決自是皆撫失機累駢首矣
給諫張作楫為人朴訥入兵垣後止上三疏一議罰二議處作楫嘆曰不利如是且停封事耳及邊報奉旨條陳作楫疏有提兵十萬逗遛不

前等語奉旨指名時實無提兵十萬者知不免處遂叅總監高起潛縱兵殃民并及司馬楊嗣昌帝怒甚塗抹不絕至皇上二字亦加一大又人謂必廷杖及回話疏上止從重議處一時直聲動內外然初無意建言也

清為寧波司李見廢常鄭鄮被叅下獄侍御王章為鄞令鄮同邑也語次間極薄鄮清曰宗伯孫慎行貴邑端人何獨善鄮章曰宗伯喜讀書

左右數人無不飽。鄴賄母，宗伯閱其書，必馳報。越數日，往謁凡宗伯帳中之秘，鄴皆口誦如流。宗伯因大服，不知其陰習也。詞林黃道周與鄴同年，亦偏信之。清以問鄴，同里之賢者咸曰：道周嘗寓鄴家，渠皂帷瓦器事，同荆素，每宴坐必入詢母，數四或饌或藥，皆躬親。及道周與春屬行，鄴又奉母親送，照承顏黃太夫人，笑謂道周曰：爾事我能如是乎？舟發，母先辭歸。惟鄴不恐別，云作數日送。一日忽恹然，撫胷曰：吾心痛必家慈感疾，曩恒如此。須臾數僮果以母病告，遂倉皇歸。及處決，旨下猶神色不變。徐整衣，帽次第拜天，與親方就市。時監斬侍御盧世灌以他事東行，馳騎召之，往返幾二十餘里。鄴縛市曹待者，踰時慘矣。考功靳光先性刻，每奉旨議處，各官皆深文巧詆。無幸脫者。時人謂吏部中有刑部及庶常鄭

鄴處決責科道不言一槩議處光先看語有云
皆為不鳴之寒蟬孰是指佞之屈軼於是各降
級有差

清司李寧波庶常鄭鄴已下獄及奉旨處決猶
清署刑垣前一日事耳帝以諸科道不早言俱
令回話以六垣人可盡言不專責刑垣也時五
垣都諫升京卿近皆憚以為首處謂疏下刑垣
宜刑垣為首清與同僚給諫袁愷計曰若吾二
人堅辭是小胆也寧以獨奏自謝牛後之名無
以首奏予人附驥之便遂不入五垣疏另為一
疏皆奉旨議處時先任都諫宋之普係輔臣薛
國觀年家子遂置守制奉差升任於不問止處
現任者清以署篆降二級餘皆分別帶降某侍
御以奉差先一日離京遂免議又某侍御以服
闋補官方三日遂降二級

清入刑垣見一切廷杖拿送并處決必錦衣衛

送駕帖至科俟僉押持去初謂故套及署印以
赴廷推歸見校尉森列持杖不下一應杖官已
解衣置地清問何待答曰非科僉駕帖則不得
杖耳然後知此為封駁設也今僅作奉行耶
清署篆後見一書吏把冊而前請用印問何冊
旁一書吏答曰此名史書蓋彙刑部諸招疏送
翰林院為他日修實錄也取閱見中有去取
因問把冊書吏此誰為政其人瞪目張口不知

所答旁一書吏曰若聾耳清不得已以口逼耳
再三呼方點額曰小人為政因嘆曰被何知誤
叔猶可誤遺奈何因命此後抄送皆聽本官手
酌未幾清以言謫恐又聾者為政矣
總督熊文燦先撫閩寇鄭芝龍張獻忠猾賊也
屢撫不就時少宗伯姚明恭係文燦兒女戚聞
清林侍御嗣京疏糾之怒曰獨不聞庠師姻婭
耶明恭湖廣人與司馬楊嗣昌同鄉兩人俱力

主文燦說卒致決裂文燦駢首而明恭致政幸哉

清巡視十庫內官言往時駕往東西二宮暴行巷中自田貴妃入乃製蓬覆其上往來無阻無乃祖宗用意良深而後人未可遽變耶又於西宮建一臺置小洞與帝同玩月非公事上殿則首不加笄每着衣必日更數色又帝所冠平天冠舊皆多用鴉青石而間以珠妃所用珠皆大如彈丸石少珠多光明炫目

田貴妃最被寵幸周后頗不能容一日妃疏列后過帝曰妃可無禮於后耶命罰處某宮半年其實妃不能文帝故命為之以諷正后又量示罰處以存大體耳此亦十庫內官所言又云凡東西宮對帝言皆自稱女兒帝自田貴妃入宮後凡衣鞋之類悉用南製貴妃母揚州人歲製以進又宮中燈皆以金四周

僅竅可通光貴妃命去其一蒙以夾紗帝甚悅
命盡易之舊製靡存矣

帝一日於宮中聞田貴妃竊撫琴問在家師誰
貴妃以母授對次日即召其母入與妃對彈始
釋然賜而遣之先朝后妃母無入宮者惟孝宗
時張皇后有母金夫人時得入見蓋繼于周而
數于田也

舊例兵垣非機密邊情不密封間有密封五垣
亦得借觀自司馬楊嗣昌力主款議恐別垣有
言于是先鋤異已都諫姚思孝而以樞曹沈迅
曾應遴等前後改入兵垣自此科員如屬員一
聽指麾矣或帝竟發兵部或發兵垣轉發別垣
無敢窺者時刑垣與兵垣近清謂諸公曰昔人
謂耳属于垣今赦垣獨不計耳属耶諸公嘿然
侍御張孫振巡按山西為巡撫吳姓所糾逮獄
或言欲擬戍恐姓嗔者清曰不然此事曲在孫

振彼糾一介執之又宗已誤奈何牽及姓又欲指無干餉金入姓罪姓之糾以不得已應耳而况于殺安有君子以怨殺人且殺同鄉者是薄待姓也時給諫徐耀在坐以爭宋潁二公謚與清隙遂以清比孫振為言立言之難如此副總兵楊德政疏請府添設守備縣添設把總且請裁府之通判縣之主簿以其俸薪改給二官另募兵聽練清謂國初止有衛所設官與軍今以積弛不可用已添設疏官民兵奈何又增此擾因言德政所謂守備把總即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而所謂府州縣之兵亦即衛所之軍宜敕撫巡道集指揮以下及于應襲皆以比試比槍法擇其力扼虎射飲羽者以當守備把總等官至所謂兵則合軍與軍餘各簡弓馬優長者以補而務精不務多其官止給以通判主簿之柴薪其軍亦稍益以民壯之工食而祿與米

銀仍資之衛所原額足矣若不此之務而增官
增兵則可商有三欲取官于武科既羅布未充
欲搜官于白衣豈鑽營無竇則官之可商一也
欲聚兵于屯守而鷄犬本靜既恐驚下鄉之蚕
漁欲集兵于召募而風鶴忽傳豈盡效當關之
席豹則兵之可商二也欲資餉於司農而三空
四盡之餘既難為點金之應欲派餉于閭閻而
剗肉敲骨之下豈能為炊石之供則餉之可商

三也夫創一事者計利必兼防害而慮遠乃可
善近倘餉猶未裕而遽言募兵則已設之官可
以復罷既聚之兵難以驟散存則駢指割則決
瘤將奈何若俯鑒臣議敕部酌行則官即為將
軍即為兵軍糧即為餉一舉而三善備矣疏上
留中

清署篆時同官袁愷忽入預與清別驚問故愷
袖出一稿示曰已上及閱之言甚激其一言上

不宜過寵宗室以魚肉小民其二言上不宜濫
開保舉以混濁仕路其三言上不宜黷辱大臣致罪
以掣諸督撫肘其四言上不宜戮辱大臣致罪
輕罰重之刑部尚書劉之鳳身罹重辟中一段
有云近上決意興河工同官夏尚綱切言之
亦未重譴也諸臣皆不言何耶末云輔臣薛國
觀是忠是佞更望明主詳察以聽自裁無令久
妨賢路閱訖舉手賀曰直哉公一身不惜而况
一官越數日竟留中或云帝是時已疑國觀故
不處愷國觀聞而銜之每愷具一疏不曰殊屬
沽名則曰何得市恩若帝一改票便加降調耳
閣臣休容之度一時乃爾
給諫袁愷每具疏皆孤行己意時臺省以年例
為劣轉然非盡公道半鋤異己耳愷忽具疏云
凡科道升秩宜一內一外如舊制不得越次外
遷啟排擠異己之路時雖奉旨未允然前輩及

瓜者皆為勞目

帝於輔臣擬票及刑部諸招問不滿意則或抹
或又輔臣必繇淺之深刑部亦繇輕之重然帝
意淵微原未可測乃附會者之過耳聞輔臣遇
臺省諸疏激涉逆鱗則以該部知道嘗試若一
改票便從嚴時刑部諸司官蓄縮尤甚刻者加
一等以防駁巧者留一等以待駁一駁則重再
駁則再重甚有假此勒賄動云上意不測者噫

律例蕩然矣

帝於刑部諸招多駁每繇輕之重然時有繇重
之輕者如某氏女已嫁夫夫出不歸復寓母家
一奸棍心涎其艾懇伊母求娶母不允怒甚誘
殺母并幼子時母現懷孕刑部援殺一家三命
律擬凌遲帝謂以孕作一命太重命改斬又刑
部失陷封疆一案擬道臣李挺王鳴喜辟帝命
改成又擬棄城知縣劉貫與迎賊知縣劉業嶸

不時決帝命改棄城者為秋候其矜慎如此
輔臣姚明恭致政一詞林作詩贈別內有免為
太廟犧句人哂其言及後輔臣薛國觀周延儒
相繼賜死人始以其詩為讖

帝好文墨初讀史司禮監內臣多閱史後多延
師習時藝兼務博綜司禮秉筆六人名下又各
有六人六部兩直十三省各有嵩司故閣部臺
省訛舛靡不駁正者乃輔臣多假手年深中書
淺學庸流葫蘆依樣一命改票摸揣周張故為
帝所輕多無煖席

帝感念皇生妣從群臣請加皇后為皇太后時
清導駕見帝御殿悽愴動容及奉上冊寶帝以
手拭淚潛然不能止

都諫徐耀長軀多髯聲氣主盟也司馬楊嗣昌
以邊才薦一日帝召耀與侍御楊繩武對殿前
繩武吐言如流畫地成圖耀平三數言耳都諫

姚思孝面尤之耀侯思孝退語清白耀書生耳
若令被甲彀弓實不能不能而弗自以為能此
我之能也

給諫左懋第忠正士也言太夫人陳氏喜讀書
尤好談節義清時上疏為開國靖難慘死諸忠
請謚太夫人閱之輒擊節稱快其好尚如此懋
第或得母教居多

都諫徐耀聲氣自矜然時有委蛇冢宰謝陞將
起言官多阻之惟耀獨婉解得推或問之耀曰
彼羽翼已成知其必不能遏而故阻之此他日
隱憂也不如從而玉成猶昔人所云寬一分則
受一分之賜耳

儀曹吳昌時為大行旁若無人舊例每遇考選
必同鄉諸公為政其視給諫葛樞等皆藐如也
及考選得禮部愠甚又思攫吏部一席樞言於
太宰亟推大行王重上聞故三衙門皆不得

績溪縣民李世選自稱韓國公李善長十世嫡孫捧有太祖御筆龍封自云善長賜死後駙馬都尉李祺嫡子李盛慶貶績溪為民即臨安公主出也因公主號泣上前故上賜之龍封：面書云勅賜皇親外孫李盛慶受祖善長因國事罰貶去守龍關二百十六春為民依數滿封我此旨到京見主開拆復忠臣功爵護國永遠世世不忘李徐劉勲臣保障我為主收伐陳友諒

天下俱服十大功勞秋毫無犯洪武二十三年出給李盛慶收執又封內敕諭末云勲臣李善長衆臣詐你偽坐胡惟容不曉自犯向後復查毫不干你事李善長保障開國十大功勞秋毫無犯忠臣與我股肱心腹你為國為民我不忍忘天誓我常怕你先年同劉基一時敗友諒十六萬大功今你男李祺外甥福緣已故止存三外甥李盛慶長孫貶罰二百十六春為民取復

護國准旨到京見主復韓國公收過家資錢糧
數萬國用養老三萬還你開國勲臣勅賜皇親
云：時帝辨驗龍封云長字二字臣字爵字相
似餘不盡似又書胡惟庸為容書祺為祺且善
長之死在洪武二十三年五月乙卯而此敕又
云仲春月故閣臣皆以為疑適少宗伯錢謙益
出都以所抄閣中奸黨錄示給諫宋鳴梧且云
善長之獄已有招妻妾與火者俱有招實錄猶
多諱安得有此故鳴梧疏詆其偽及下撫按查
云盛慶以三歲貶與世選為善長後俱實但龍
封真偽不可知時給諫熊惟典先為績溪令語
清云自下車以來便聞世選為善長後龍封相
傳已久士大夫及里民俱知非新假者清時為
刑垣疏請世選方得宥遂然已繫獄十年矣龍
封真偽卒莫能辨惟司寇鄭三俊有批云若善
長之功雖百世宥之可也此言為得

樞曹沈迅博學多才與同官張若麒皆以邑令
考選觸詞林楊士聰怒士聰常語人曰某司李
冷曹尚以同籍薄致慤慤吾同里同籍乃漠置
耶其糾兩人以此迅尋改兵科司馬楊嗣昌意
也獨若麒不得嗣昌胸中固有優劣耳觀兩人
未節可見
往時詞林見前輩皆矩步倭躬每同赴宴非前
輩帖邀則逡巡不敢至迨推知與選氣稍驚一

日早朝某詞林以臂格吳徧修偉業抑使下其
前輩也又翰林院一送卷官以小事觸怒笞三
十此官泣訴前輩云無例簡討沈延嘉咲曰此
某四府某太爺未可以庶常忽視也若笞固宜
給諫姚思孝與孫晉皆氣高遇考選獨不與同
官陳啟新商啓新怒故往者有考選預定之糾
而江南考選知縣陸自徽遂以訪單書公舉翰
林四字坐謫外及姚孫去國都諫徐耀每事與

商啟新始喜會江北銓部缺耀不敢坐名以聞
置瓶中夾取得行人張一如思孝深病之其實
啟新在坐唯而已雖預定亦不糾也
方伯李光春破例推僉院御史中有昔為巡按
曾疏薦光春而今作屬員者光春心歎每御史
來謁俱往答非體也帝庶知不旬月罷
帝每於科道升京卿必詰是邊才與否清在刑
垣時見同官數人皆借邊才二字鋪張數語遂

蒙欽點然京卿外遷巡撫者重則下獄輕亦帶
降惟留內者不數年便至部堂如山東巡撫顏
繼祖本舊科臣以失機誅又如江西巡撫解學
龍亦舊科臣以錢糧帶降不遷者九載又如都
諫徐耀力辭邊才不二年便以少卿轉僉都比
比皆然帝亦不能察也

璽丞戴澳居鄉貪橫後以京卿陪推巡撫澳念
先陪後正可翹足待耳非有以中帝所喜恐不點

時帝懲貪最嚴遂疏陳貪吏害帝命指名具奏
倉卒無以應再回再詰不得已遂叅及嘉興司
李文德翼平遙邑令王凝命德翼素有文名而
凝命則舊李福州以強項降補聞兩人單款皆
臨期丐取給諫沈迅不平疏駁之未幾下澳鎮
撫司拷訊或曰儀曹吳昌時與德翼鄉同門頗
有力然亦自取也

故侍御李應昇之舅蔡士順自號東林鄉人刊
尚論錄凡列聲氣二百餘人書賈携數十部至
京時都諫徐耀見有己名恐為異己所搆遂以
重價盡市之秘不出刊者固好事而市者亦小
膽古有上書耻不與黨者獨何人也

帝命輔臣楊嗣昌督師討張獻忠親作詩餞之
云盪梅令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
氛從此靜還期教養遂民生其屬望嗣昌若此
初敗獻忠于馬腦山幾獲已竄入蜀復襲破襄

陽事遂大壞未幾嗣昌憤悒死或曰飲醜也
司馬陳新甲入都風埃四塞黃霧酸鼻見者以
為不祥後卒棄市

周丞孫三杰先為吏垣以連叅輔臣溫體仁謫
轉今官時輔臣薛國觀日與東林構而都諫劉
安行曾先任禮垣國觀都而安行左也國觀往
閱卷曾駁舉人曹某卷數語將題叅安行以伊
壻故力解於是三杰疏發其事謂安行以囑處

則國觀當以受囑處耳帝見疏命取原卷進止
下安行獄而以國觀先駁置不問未幾三杰以
他事為同里所牽國觀亦挾忿屢駁竟鬱卒
于京

戊寅六月十一日東廠接出聖諭勅總督東廠
王之心今年火星逆度兩次為灾猛烈深可驚
悼夫刑罰所以誅不仁緝訪欲得真事苟或加
之良善飾虛為實大犯命官之戒必干天地之

和近來人情姦者固多讎詐亦復不少今後凡
有首報事件旗番止許拘人或求親審叮嚀刑
官查實真者據實叅奏誣者即時開釋仍將首
報之人反坐示戒不許徑自挈人私行拷打彼
卑官小民以衙門為活計惟知嗜利少有良心
是以有錢者放無錢者方呈稟所以真者不勝
其狼狽誣者即使放去亦家財盡矣甚者張冠
李戴增少為多或久禁暗刑或苦打屈服可惡

情狀令人一見輒怒全憑爾心腹內臣以清嚴
作標虛公為準固不可疎忽偏聽若事果偶誤
縱或上本仍應簡舉改正別衙門偶有平反亦
虛公聽之舊例有平反原衙門無罪不必堅持
人罪偏執已見到底護短遂非輕視人命非惟
有負任使且損陰功亦不許因此擔延滋曠溺
職戒之戒之特諭此密諭也不發抄
帝憂國用不足發萬曆中所儲遼參出外貿易

時市其中者上有微孔質堅而味永與他參迥異惟儀曹吳昌時所市最多皆取其上者聞此番貿參獲可數萬金

少司空蔡國用以會推閣員不與心快及召對言曰近來黨比成風國家大事皆為數人把持耳聲色俱激帝嘿然既退給諫馮元飈曰彼欲以此激上為點用地耳今上無言氣折矣越數日竟入閣

廷尉范復粹與清比隣不數日大拜清往謁見其中庭置案奉佛像晨昏跪拜而已時輔臣張四知與蔡國用皆庸清語銓曹申佳胤曰若輩縱不能益國或不至害人耳佳胤曰不然彼無識又無力聞所稟擬或駁則心手俱戰慄極力附會恐庸之害甚於伎也果然

司馬傅宗龍初見帝諄以民窮財盡為言云餉不可加兵不必增帝初云卿言是時宗龍指

天畫地言愈力帝始不悅語宗龍曰卿但當料理兵事耳既退語閣臣曰宗龍所言半言官唾餘何也自此兵部諸疏無一允者未幾下獄刑垣葛樞曾具條陳疏有自禮樂工虞以及水旱盜賊邊兵之議增議汰京餉之額出額入遠而治亂興亡近而得失善敗無一非輔臣啟沃則無一非輔臣職掌等語帝加大圈十九命輔臣票進遂以說得是擬樞見疏喜清曰公禍自

此始矣未幾疏陳邊務批葛某不諳未幾疏救司寇劉之鳳知府周光夏又批葛某市恩再發改票遂降調一時輔臣以私怨處人若此司寇甄淑性刻及代劉之鳳為尚書愈競：每語司官云但將應擬杖者擬徒應擬徒者擬成應擬成者擬辟則上自不駁故一時諸司官無不深文者自安之道在人之死豈聖世所宜見

雲南二將張銓彭大道以失機先經撫臣擬戍
及事下刑部司寇甄淑改辟俞之時事閱兵部
司馬楊嗣昌仍擬戍亦俞之清心語曰此正可
借題洗發使帝知法官深文如是又使天下知
帝無意深文如是也故疏云此一事也而忽輕
忽重非兵部縱則刑部苛臣為此一事言而實
不止為此一事言泚見疏怒欲是兵部則已為
失入當引罪欲是已則兵部為失出亦當引罪
骨矣

時嗣昌以部臣兼閣銜遂不敢言而止恨清刺
司馬傅宗龍以復疏拂帝意下獄入門即索錢
及行至天下之平一門錢盡監門者閉不使入
宗龍徬徨門外俟續取錢至方入又原任少司
馬謝啟光下獄為牢頭索詐不遂被擊數掌清
時以久旱疏請寬刑且列二事于疏末有不知
提牢官所司何事而致令獄吏之責移為牢頭

之橫等語時提牢官宋翼明輔臣薛國觀門生
許璟輔臣姚明恭門生也不悅責清以不得暗
有把持不過謂帝所惡者把持一改票即處耳
幸不改票遂蓄怒不已偶一日帝召司寇甄泚
至語曰若司官賣法爾部即叅處淑承旨又曰
若他官把持爾部亦叅處淑不對退時明恭係
淑同鄉又挾恨從後呼淑曰上命公叅把持者
不承旨為何於是明恭主議于上兩提牢官傳
語于下此泚劾清一疏所由來也輔臣批云明
係暗有把持姑着回將話來一二同志見旨嚴
憂不測清草疏訖慨然曰吾不受賂又不徇情
雖官非徐有功而言則其言欲回人于生而自
陷于死無此天道也况又有聖明可恃耶旨下
僅命議處吏部復降二級照舊竟改再降一級
調用輔臣意也
司寇甄泚疏下或勸清托人兩解清笑曰寧敢

吾官耳彼險且狠若以求解上聞吾氣節墮地
矣又侍御郭景昌素惡淋出其數十單款授清
欲清入告清曰我為諫官時即對天自誓止就
事論事從不開人單款蓋恐諫官疏下必播之
海內若以莫須有玷人名節無論公論難於自
容獨不為他人之孝子慈孫地乎初誓固在豈
以新怨改且有言不先而待淋操戈方言若聖
明反詰將何辭對卒不上

清自入刑垣見廠衛暨刑部日事苛殺或帝問
取數事及於寬政則錄置案頭入之疏內以廢
揚當開導是歲元旦朝賀罷給諫戴明說曰若
今歲冊封矣清曰不然近擬寬刑數疏將次第
奏恐未聳聖聽先觸時忌已不能待耳又給諫
王文企以極陳催科之害被謫清往謁別且曰
公以薄稅斂請予又將以省刑罰請徐之公先
我繼耳果如言

清降調後周丞金光辰為清言往伊為侍御時
每同官以言謫則共製錦帳不稱慰稱賀又詞
林胡守恒語清云往給諫吳家周以劾輔臣溫
體仁被謫時先聳之言者給諫孫晉也往謁蒼
頭與主人皆努目視清聞而咲曰兩公言往事
吾言近事近給諫葛樞被謫有謂渠大癡徒拋
却好官者今予又謫矣彼固無帳相賀想當代
予努目耳夫公論鬱于上則清議明于下今兩
者俱無世道憂也二公太息而退

清奉旨謫外門可設羅帷惟詞林劉理順從未識
荆獨命騎顧清具袖扇贈有詩曰丰采追儀鳳
好生天拜颺中心如皎日世事付黃梁湖上峰
巒遠天邊露雨長宣公祠宇下相對且飛觴時
清謫補浙幕故也又語人曰吾讀彼數疏猶知
逆鱗耳理順甲戌狀元杞縣人為同袍二十八
年所居止茅屋其子以庚午登賢書偶關說一

事遂捷其子而返其物及中鼎元鄉人扁其門
曰天從人願後殉闖賊難

同少傅永淳先巡按陝西劾巡撫李喬遣戍及
清給諫命下對人言輒惴惴首謁於完子完以喬為
清叔故也少司馬王道直晤清言司馬傅宗龍
入獄為牢頭所詐清據以入告後以此疏為司
寇甄淋反噬奉嚴旨回話道直又惴惴託人言
於清求回話疏無牽及未數年道直總憲而永

淳冢宰乃知為大官者必須小膽

詞林黃道周上三疏一言司馬楊嗣昌不當奪
情入閣一言總督方一藻撫邊事一言不必又
起復陳新甲為宣大總督其言一藻與新甲兩
疏俱在未枚卜之先五月間已繕完俾班役投
會極門班役以道周方在枚卜望其萬一或用
則已即為中堂班役又知此疏一上必忤旨不
用乃言會極門中貴索銀八兩道周無以應至

枚卜既下班役絕望乃並投三疏故帝詰道周
當用新甲時何不即言直待枚卜不用乃言明
係挾私道周亦不能對

周亟金光辰與清別切齒曰司寇毒惡乃爾可
計傾也清曰彼以計傾我亦以計傾彼相當
耳出爾及爾先賢格言曾見周興來後臣輩終
為墮下老乎行坐觀其敗不數月果為廠緝云
受錢霖賄下詔獄當淋入獄時聞獄中紳民皆

欲痛擊秋曹葉國華時提牢恐其致斃乃以獄
官房處之命諸囚無得近猶詬詈數日乃稍歇
然受賄者實其子也淋刻而不貪

凡六垣上陵歸必送同垣棗栗等四種又冊封
回必各送青布一疋猶有簡朴古風
凡按院出巡用精微批先送刑科僉押於直隸
巡按監察御史某准此則用朱筆大直于批後
又書候回還日徼五大字送中宮用印清曾顧

同垣笑曰我輩下筆如此縱放若上入宮見時必怒矣一日果命中官至垣語責因告以舊例取歷年所繳批進覽次日發出亦莫稽其故也大約科臣僉押疑代皇后為之者

萬曆間諸諫官以藩幕謫者抵任即歸以待內遷然初謂院道猶用手本冠以舊街而列今街于後院道皆辭不見徐乃往拜以素服迎用主賓禮惟詞林項煜謫浙幕獨持書投帖仍大字

院道及往拜給諫葛樞遂踵為故事獨清以為自尊固體非所以共君命也欲仍如前會丁內艱不行

內臣劉若愚先為給諫霍維華侍御楊維垣所糾擬絞繫獄清於朝審時猶及見之獄中所著酌中志畧叙次大內規制井、而所紀容氏魏忠賢驕橫狀亦淋漓盡致其為史家必採無疑然以如此博洽宏才而迫於太監李永貞喚召

又知永貞必敗而不能見幾托病以去致自濯
網羅可嘆後竟斃于獄

都諫姚思孝主持聲氣及以謫出國門送者傾
都應接不暇不二月清亦以謫行送者寂然也
止同郡給諫顧國寶徐耀一至飲數盃即行孤
立無倚者喧寂迥異乃爾豈知他日同列名賜
環而獨蒙欽點者乃清也

別駕朱術殉宗室也以欽召入京授戶部主政
管草場乃具疏云以奉旨持召親承召對之官
一出門外便被戶部尚書拿去買草又給諫陳
啟新冊封某藩賜之帶中途失乃具疏云各役
言此中多狐善竊人物二疏同日下觀者傳笑
清讀滇志載洪武間傅天錫歷官郡守以謫滇
遂家滇者為賴公傅友德後名山藏史槩皆因
之及清給諫刑垣晤司馬傅宗龍問公信賴公
後否宗龍但云上世傳聞如是耳因憶學士楊

慎傳內謂某方伯將聘修滇志而因鄉士大夫
有欲冒嗣友德以覬世爵者慎不可遂去其言
良有指也宗龍即天錫玄孫其曾祖良弼嘉靖
時給諫與慎同時欲冒嗣以覬世爵者必指此
給諫王文企先以庶常散甫得報即丁艱歸及
服闋補官首以民窮財盡言奉旨降調一生止
一疏

已卯 月帝召對候考選諸推知于中左門命
先將吏部所試奏疏大意各奏其概韓城邑令
左懋第所奏未詳已奏次員職名復命懋第再
奏及諸臣各奏訖帝復出御題就試階下又命
中使設冰水一甕于側內貯四筒少頃命中使
移諸臣試桌東廊下以避日色其曲體若此後
御定懋第為第一授戶科給事中懋第與御定
之狀元劉理順俱以第一先後死難亦佳話也

三垣筆記

興化李清記

崇禎十五年五月帝從侍御張肯堂言錄謫降
諸臣吏部以名聞者十八人帝命取諸臣去國
原疏與輔臣面議或指及某：帝曰此喜事者
止點四人復職清名與為雖濟：名賢實不止
此然蒙恩者再矣

清起補吏科不數日即聞邊警以主恩深重冒

險而行至淮安方遇座主少司馬倪元璐及儀曹周鑣中丞方孔炤等議同行一日聞儀曹吳昌時改文選正郎元璐愀然曰恐非其福又聞給諫廖國遴楊枝起為侍御孫鳳毛所糾相顧大息謂鳳毛不知何所憑藉輒排擠善類豈知有不然者

少司馬倪元璐寓淮有客獻議謂開登州某路以通漕運可省貼腳銀二百萬兩元璐以為奇於召對及之不一月即改戶部尚書帝意欲節此費耳後詢前後巡漕諸公云貼腳無幾客妄言也

河道總督黃希憲于濟寧坐間言首揆必敗清問故希憲云往在江南時見首揆弟正儀每得乃兄手書即遍示親知招搖納賄又云差役自長安來見首揆門如市上耳目廣終以此敗耳首揆者周延儒也

舊例吏部繇別部調者不過主政天啟時冢宰趙南星在部始調兵部員外鄒維璉于吏部時猶大闕若以禮部正郎調吏部文選司正郎則又自吳昌時始輔臣吳姓與昌時密諷之曰聞文選司一官必起家久任後輩無先者公或以稽勲驗封帶管文選如何昌時正色曰上欲為天下得人故特簡一文選况目前吏部諸君皆予手援彼乃後輩也未幾竟敗

帝一日語輔臣周延儒等曰往例巡按出巡皆微服訪民間近高牙大纛氣凌巡撫且衙門前後皆啟竇通賄每奉差竣富可敵國宜重懲以警時清叔嗣京巡按福建與延儒踈又輔臣吳姓同里至戚也銓曹吳昌時以姓督師有離心故藉口帝所指者嗣京欲重處以媚延儒時冢宰鄭三俊議轉年例亦堅不從也僉憲毛士龍之糾緣此

吳昌時既破格調銓曹思有以堅帝意且籍制
臺省口春季例轉皆自己出吏垣都諫吳麟徵
掌河南道侍御祁彪佳竟未與聞也科五道十幾
兩倍舊額益因帝疑臺省橫屢旨申飭且恐他
日有指摘則以例轉挾忿為言耳時浙江同鄉
諸公集議本省新吏部昌時麟徵彪佳皆往咸
努目視惟侍御向北詒許尤力幾飽以拳
銓曹吳昌時欲破格外轉科道謂輔臣吳姓曰

惟此一着可為冢宰結知主上姓曰不然大臣
以休容容為度當保全言路子甫入而破格行之
若此端一開後此不肖者驅逐言官必借冢宰
為口實恐忠良之士亦皆寒心昌時不從姓乃
言之冢宰鄭三俊三俊然之後以昌時意堅僅
留二人餘皆外轉然昌時計甚巧皆擇其平
者克之中情怯耳一時衆口交沸識者皆曰昌
時之禍從此始矣

輔臣蔣德璟語操閩音不甚辨然博學其談古
事則述二十一史如黃河馮水至於叢殘小記
無不畢憶其談近事則十三陵之跡五府六部
之故實與九關十二鎮兵馬錢穀新故之數無
不手畫而口數也又嘗一日應閣中二十餘誥
勅皆立就文極典核同事駭嘆
舊例六垣例轉皆聽吏科都為政五科都唯
而已左右散以下皆不得聞自給諫廖國遴楊

枝起等入始雌黃先輩謂某堪某不堪及銓曹
吳昌時越額例轉人疑有所授都諫吳麟徵語
清曰皆廖楊所為時兩人已下獄清驚問故麟
徵曰此皆伊素所雌黃指為不堪者耳
都諫吳麟徵為清言銓曹吳昌時居里時凡公
祖父母皆執贄稱門下士彼我冠博帶此方巾
便服延送至中門止蓋以師道自居也有強項
不執贄者即於上臺處媒辱故無不望風而靡

清為刑垣時見言路諸公以頻過輔臣為愧至此畜獨不然每過輔臣門馬扇重沓非某科即某道周延儒喜軟美故多媚子吳性尚聲氣間出偽士惟蔣德璟有才名喜掖後進知名士多附焉

清族兄沛輔臣吳姓甥也清賜環北行沛曰弟行矣何以益吾舅清曰但不為累沛曰何累清曰不肖者貪利則假同邑相公以招搖賢者好

名則假同邑相公以標榜皆累也及抵京聞周吳二輔臣處人競挑激時給諫韓如愈清同邑同籍也相見蹙者曰吾輩一門人一同里兩姑難為婦若何清曰非公事不見亦非公服不見耳如愈首肯故二人遊二輔間獨免於評論給諫韓如愈起家單門然為令庶及居言路亦孤立無附時江南北輔臣一座師一同里皆不暱也清登其堂見大書一對曰見地一分南北

便是小人脚跟不着東西方為君子清為揭去
曰予與公刻心可耳何必對也

往例朝審時刑垣必具一疏不過故套耳時用法慘急清具疏云近見皇上批駁諸招或曰所擬未足蔽辜或曰還着確擬具奏夫謂所擬未足蔽辜是罪浮于法未可輕出也謂確擬具奏是情未合律非必盡入也乃讞獄者不能仰體致舉確擬具奏與所擬未足蔽辜者一槩從輕

之重誤矣時輔臣見此數語恐拂帝意止批該部知道帝以~~如~~審大典欲申飭數語又發改票輔臣疑帝怒擬票末句云李集不必襲陳帝仍不允始改票云朝審矜慎勅諭已詳着與審各各官虛公祇遵以成明允帝改朝審為二審又加勅諭為十年勅諭其精詳如此
給諫曹良直襲鼎彝居言路相厚清偶一日往謂鼎彝門者固拒因指良直扇詰之遂入時鼎

孳尚未櫛沐與良直同話內室清曰言官難兩
人問曰何難清曰言有言之流弊如謫官杖獄
皆言官本分惟以一疏故而或云指示或云附和
推戴致君父疑而察案構此流弊也又曰往予
初入刑垣言事甚銳獨同鄉金光辰語予云天
下好事不是一人做盡予初疑及以寬刑數疏
奉嚴旨他無所念惟念老母在堂恐貽慈憂方
嘆金公言不悞耳兩人知清諷彼不悅

司副熊開元故給諫也往因給諫周瑞豹作令
時以錢糧未完先出已資代納故得與考選已
事發奉旨議處時首揆周延儒以瑞豹其門人
力救之且言如瑞豹比者甚多故牽及開元亦
坐謫至是欲求賜環又以非建言不得心愈恨
糾延儒一疏實廷尉孫晉意授人疑晉欲吳姓
為首揆故有此然疏中所指皆藥石也未幾晉
出為宣大總督開元請對意在攻^延遲儒故請屏

人諸臣諸請退皆允之惟延儒等請退則論論止之

故開元不能暢所欲言帝命開元其本蓋欲其
直發延儒之過延儒心疑托銓曹吳昌時至開
元寓故開元疏中所言半為昌時勒刪帝怒謂
其陰陽兩可哉欲置之死金吾駱養性為延儒
援用姓以序不應及獨謂不可一日帝召對言
及各衙門弊竇多端姓言錦衣衛尤甚衛役冗
雜宜加清釐近有疏及者已擬旨兵部察奏如

實當賜處分延儒亦言近日緹騎奉差逮人需
嚇尤橫即途遠撫按挈解可也不必又遣緹騎
帝然之養性不悅適開元及給諫姜瓖廷杖旨
下養性密語同鄉給諫廖國遴曰上密旨置兩
人于死子不奉詔國遴以告給諫曹良直良直即
草疏入告謂上無此旨養性不宜謗君上有此
旨養性不宜自誦疏上以為必勝然竟留中自
此恨良直入骨帝一日忽召養性至以疏示之

養性飾辭對遂解不知其所飾何辭也然帝亦
遂無意赦開元矣已再訊開元遂盡舉諸臣私
語以對大約皆指延儒守不潔而昌時所言亦供
入疏內疏上帝發閣使延儒知之其意可知矣
此他日所以死也時姓勸延儒宜自引咎而請
釋言者延儒不能從
廷尉孫晉先在言路以犇氣自雄然為人圓巧
善于迎時及總督宣大漕謂之城外見其身著

兜鍪忸怩作書生面目聞處江南江北兩輔間
頗有趨忤故出之若之何以封疆為戲也至納
言宋學顯所舉邊才乃同里錢位坤位坤故南
職方郎風流場中豈有折衝耶邊事安得不壞
冢宰鄭三俊以聲氣與儀曹周鑣密每入見非
竟日不出陽揭令張明弼鑣母舅又師也撫按
友薦三俊獨欲處之曰吾有肚單又原任封丘
令曹宗璠鑣嬪兄先以銀六兩餉邑紳秋曹邊

之靖為厥緝禁錮具疏求雪久閣不發人皆謂
鑣所為清不信曹張出鑣于書保札示清先諄
諄引咎後云此後患難功名皆鑣躬任且有同
邑諸公花押而廷尉吳履中列名為時鑣為給
諫韓如愈所糾恐兩人乘机出疏故也是耶非
耶

帝以邊警日迫與輔臣周延儒議南遷命無減
傳聞懿安皇后語周皇后云此延儒誤皇叔也

宗廟陵寢居此遷安往且歷言延儒短周后以
聞帝大怒遣宦者往詢懿安索傳語者懿安堅諱
帝堅請懿安急欲自縊帝不得已遣延儒代征
蓋覘其後也一云金吾駱養性重賄周皇后父
奎故后言于帝未知孰是

輔臣周延儒出征邀給諫方士亮從行與清皆
及門也時賓客猥雜清因語士亮曰凡觀人當
于其骨今日掃門他年下石非兩人也若非門

生須不屢邀不往若門生亦不邀不往方可信
耳軍時暇中幸及此其行時識者知帝意疑之
必有朝行夕伺者及至軍中用總兵劉澤清為
中軍官諸大將及偏裨奔走如蝟猶居長安時
內官皆密以聞帝始大疑

癸未正月二日大風晝晦次晨稍霽又三日午
後傳各殿脊烟起疑有火災諸輔臣出視見各
殿及門脊上冉冉若炊烟而微淡久之乃息亦

異云

癸未三月湖廣塘報李自成攻陷襄陽承天失
守帝召對隕涕諭輔臣吳甦曰卿向歷岩疆可
往湖廣督師以圖恢復甦請發勁兵假便宜以
徃帝命條奏來看甦言自成蹂踐兩河聚衆
數十萬我兵怯弱未敢一矢加遺總鎮左良玉
退避漢陽不肯用命殺賊而來亂肆掠臣此行
必得精兵三萬每敢戰之將統之南征方可恢

復承襲掃清陵園南京豐邑重地恐賊窺伺亦
當兼顧而兩河則責秦督孫傳庭出師南北夾
勅疏入不下姓請面對帝御文昭閣召入諭以
所需多兵難以猝集南京隔遠似不必退守姓
奏良玉跋扈近閣部督師九檄徵兵一旅不發
又河南總督羸卒數千僅充輿從臣即憑籍國
靈不過仍如閣部而良玉退居江漢更有甚于
河南若臣督領戰將自統精兵進可追勅掠寇

退可駕馭驕師若僅張空弓節制不行徒損威
重耳南京從襄陽順流而下窺伺甚易敢不兼
顧非退守也時輔臣陳演言督師出則督撫之
兵皆兵姓言臣乞請兵正為督撫無兵耳使臣
出而仰面強鎮束手待賊然後呼籲事機一失
臣有不忍言者帝始怡然曰先生言是乃命下
兵部議司馬張國維請以總兵唐通兵七千馬
科兵二千京營兵一千應又言此項兵馬皆發

往北必俟敵退方可調度帝曰姑俟敵追兵集
啟行未晚也已演復其摺留唐兵已得旨性又
摺請集所調兵時帝命兵部另議徵調實無一
兵遷延久之性遂得罪初閣部楊嗣昌出視師
九調良玉兵而九不至嗣昌竟以憂死總督丁
啟睿代之則往來依違為良玉調遣文書時人
謂為左府幕客性之所言不為無見但良玉素
服性威名聞其至傾心聽命且欲屈節以見乃

馴至齟齬停待成命中格而國事隨之事乃閣
天非獨性之罪也

輔臣吳性奉命勦寇久不行而首揆周延儒奉
旨代征朝拜命夕出都司農倪元璐述輔臣蔣
德璟語曰上欲吳公速行緩語相慰者試耳觀
首揆疾趨可見清具以告性：曰無兵安往時
都諫孫承澤亦力言宜速性皆不以為然蓋因
性屢請奏行以無兵為言帝曰徐之敵退則兵

集獨往何益然帝意實欲姓先往而以兵繼之也初姓奉命後督臣孫傳庭將出兵勦闖帝以語姓：力言宜持重無信間諜以墮賊計帝不以為然則已微見其端矣姓又面奏帝欲疏請蠲楚賦謂為民久困兵火微必不能應且令仁聲先路則安民即勦寇勝着耳帝允之及疏入留中

總兵白廣恩本流寇麾下兵數萬甚銳時督臣趙光忭為人粗率先未聞知廣恩密請帝召入京錫之宴用為武經畧時帝頻誅諸大帥又故經畧袁崇煥亦以召誅廣恩密請帝召入擁兵不至以索餉為名盤桓真定城下輔臣吳姓欲帝嚴旨治罪而已為力救率勦寇自贖以密揭請廣恩甚感不數日帝命內臣二人齎銀二萬犒其軍且諭以溫旨廣恩意驕遂不為姓用秦督塘報左良玉兵駐武昌賊船過漢陽為良

玉兵追殺復退帝密遣中貴賞金幣往營諭之
未幾楚按疏至併無追殺有功情狀輔臣吳姓
密具揭言良玉生視承襲之陷退避湖南方懷
疑懼而上復遣內臣往若追殺報虛疑懼愈甚
乞暫停遣俟察實命兵部差官照常賞賚未晚
也帝御批云左良玉之退亦由地方官不為措
給糧餉朕故加意激勸留此一技勁兵助先生
徂征半臂耳中使已發不及停矣帝寬假良玉
若此

輔臣吳姓語清曰我日請兵：不集若此出國
門恐當事者愈作秦越人視耳所請總兵唐通
兵入為輔臣陳演揭留云閤門不可無備不得
已刻期辭朝行之前一日出勞旋時帝猶命內
官賜銀牌給賞越一宿忽責其逗遛命輒行入
閣或云金吾駱養性之媒孽也

輔臣周延儒應對票擬機敏稱帝意而賓客猥

襍酬酢紛紜竟忘帝為雄察主也及北征歸帝
猶錫之宴手玉卮賜飲又失机督臣范志完趙
光忤寺或戍或徒不由刑部閣擬皆從輕帝悉俞
允不數日命九卿科道會議惟五府一單稱其
有功無過餘九卿科道議單皆貶褒相半獨都
諫曾應遴被論註籍出一議單托同官持至議獨
峻未之用及清輩入垣見是日新下一疏乃應
遴數日前所上也中二語云首輔之功何減韓

范觀者失笑

徃例科道疏互駁皆控御前無抄叅者抄叅則
撫按及部疏也會給諫劉昌于數月前糾督臣
趙光忤又云督臣范志完可用志完河南人與
昌同鄉光忤江西人與都諫曾應遴同鄉也及
疏下志完已決裂故不直昌疏者衆但應遴抄
叅通耳昌怒疏劾應遴歷數其過中有云譬如
倚門妖態送故迎新愛憎易心于轉盼譬如傳

粉梨園扮男飾女黑白換形于須臾疏上留中
都諫曾應遴與給諫韓如愈皆兵科或言散員
不宜糾都諫如愈正色曰若都諫賢則敬之若
都諫奸則糾之吾忝居言職敢恤寮誼而欺明
主哉遂疏糾有云應遴先為楊嗣昌私人便辟
庭中呶喔闖側故繇兵部改兵科者嗣昌力也
迨嗣昌既死則力攻嗣昌疏請剖棺戮尸夫嗣
昌即有罪即應剖棺戮屍而豈應遴之搖尾生
前反唇死後者所宜以怨報德哉其反覆一也
嗣昌既殞則附薛國觀然誰為介紹而進之者
國觀同鄉詞林衛胤文也迨國觀譴後又疏彈
胤文為解免地時胤文微色發聲云彼手書尚
在應遴始惶惧求解得寔無言其反覆一也國
觀既斃則又附周延儒近於公座語人云我一
生不負周老先生迨延儒奉旨看議又則從註
籍中倉皇送單讀其議凜然霜鉞矣及臣歸垣

發抄則云首揆之功何減韓范又應遴疏也議
單方出媚牘旋下詆延儒抑詆韓范耶其反覆
三也昔呂布始反丁原再反董卓則為二反劉
牢之初反王莽繼反司馬元顯終反桓玄則為
三反應遴之反二耶三耶且偶牢之而過布矣
次日帝置紅匣中命一內官送閣擬票閣批有
該部叅看等語竟留中
司馬楊嗣昌條奏機宜自一至數十繩一不絕

人笑其以口擊賊耳及主政曾應遴改兵科六
踵故智日具一疏帝一日召詰曰汝為兵科嚴
戰守劾功罪約言不煩足矣日疏何贅也應遴
慙而退

詞林魏藻德前科狀元也先上屯田禦敵等疏
平、耳留中至是忽召對褒其前疏語畢云朕
將大用藻德遜謝帝曰爾不聞惟辟作威惟辟
作福耶越數日大拜首揆周延儒奉旨看議

給諫袁彭年先以司理轉儀曹因病乞歸及起
補復疏求考選輔臣陳演嚴駁不行彭年又托
儀曹周仲璉言於首揆周延儒耳疏票允始授
科至是乞差不下杜門養病及見會議首揆旨
遂首糾延儒疏列多人而不敢及仲璉仲璉太
息每指階前石語人曰此某跪天指心誓不負
政府處也

輔臣周延儒看議甫數日僉事雷縉祚回奏疏
即到太僚則范景文等詞林則方拱乾等言官
則朱徽沈應培袁彭年等景文雖延儒同籍然
甚疎每謁則辭不見拱乾新入都徽與胤培皆
門生也疏中所劾帝親加塗抹若甚怒首揆者
且召縉祚見越數日抵京又越數日方入對帝
意若不屬者及見召拱乾與質拱乾辨析甚明
且云臣不敢自謂賢即果大不肖欲為督臣范志
完行賄而敵騎充斥安敢載數千金入都且志

完乃延儒門生又有子為金吾賄豈籍外人續
祚遂屈不數日命復任亦無優擢人謂輔臣陳
演密間之也續祚初叅延儒召見揚言有驕色
以總憲自居大書掌扇不要錢不怕死武德道
已命復任始氣沮

首揆周延儒既奉旨放猶疑給諫曹良直龔鼎
孳有言託輔臣吳姓代解不數日良直糾疏忽
上時姓尚未出都良直不時過從故人愈疑之

姓語清云彼晉人以吾撫晉故云門生渠自為
之我不知也疏下亦加塗抹與僉事雷續祚前
疏同然良直數日前又頻過首揆若甚款殊不
可測姓將出都語清曰幸語龔君弗言及首揆
人將謂吾教之後鼎孳出疏糾劾臚列六十餘
款又密疏一封力言輔臣王應熊為延儒私交
疏上皆留中延儒之逮與應熊他日之至而旋
斥皆由此或云鼎孳諸款皆得之給諫廖國遴

楊枝起往入幕時所記也。姓後行輔臣黃景昉語清曰：吳公必有後禍。問故，景昉曰：每閣中見劾首揆疏，必云是其發蹤，恐沒入聖聽，禍同連雞耳。其意蓋指輔臣陳演也。演素與姓不協，故云。

少宰沈惟炳居言路時，以東林為魏璫削奪至是，復與輔臣吳姓左時。姓以督師集兵未行，惟炳疏請之。楚姓以事不先商相見，時辭色甚峻。

惟炳遂劾姓逗遛，及姓罷，謂清言此劾非不得已。因爾時家報至，云武昌陷，不惟闔家飄零，六闔城塗炭，故憤通交迫疏言：吳公早行，必不至此耳。時給諫陳泰來疏六點綴數語劾姓者，兩人而已。姓督師時給諫光時亨自請監軍，以姓不行止後，又乞慰安惠藩。差時應以此差行者，都諫沈胤培也。胤培是歲應入春闈，都諫曾應遴以胤培科資先已恐不行，則已入闈無階陰峻。

給諫龔鼎孳止時享行遂已時享失身闖賊若輩誤之也

帝召對知推俱以圈點為高下侍御蔣拱宸初得圈自負必科然帝以巡方任重欲槩置御史會有覲科者謀之銓曹吳昌時昌時言于輔臣周延儒示意司馬張國維於是薦候考知推十二人察視諸郡臣守謂已有巡按非科不可皆借題也拱宸以不得科有怨昌言時復族當路

以拱宸監督臣趙光柎軍時督臣范志完盡調重兵堵所守口而光柎諸守口甚踈拱宸懼獲罪促光柎戰。輒大敗昌時又致書光柎勸以催戰罪拱宸光柎不從以書示拱宸合疏上聞謂往日以不戰挫今以戰小挫未可深罪也會昌平內官以大挫報帝怒時拱宸疑昌時嗾之故冒險發通內諸款昌時激之也昌時慣通內每閣票一旨必先知先是以前以衆論沸騰疏乞休

擬票云吳昌時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旨未下
昌時已宣言於人謂已得溫綸及與拱宸質御
前拱宸幾屈惟紆所昌時預聞旨一款帝取原票
閱之果是拱宸劾疏帝日置案上親閱訖納
袖不令內官見及旨下乃御票也往御票諸疏
真州相半此獨楷止畫帶草耳侍御黃耳鳥亦
有糾叅在拱宸先獨不下
銓曹吳昌時與金吾吳孟明密及駱養性以楚

人繼盡草孟明諸廠役與昌時相通者昌時怒
欲除養性以已心腹代適侍御朱國昌疏糾養
性所費幾及十萬方解或云皇親周奎力輔臣
周延儒亦有易養性意養故性并怒焉
輔臣陳演銓曹吳昌時鄉試座主也周吳二輔
臣罷昌時與給諫曹良直輩百計圖演聞演親
過昌時寓致慙懃且托人語曰俟入春闈訖即
行然後昌時入骨矣其得禍本此

帝御中左門召侍御蔣拱宸與銓曹吳昌時對質命錦衣衛備刑具昌時初詆拱宸監軍時匿失机不奏帝詰之拱宸對多支飾命挈送朝房候旨又詰昌時通內各款昌時堅執不認帝命錦衣衛加刑足夾幾折不勝痛熬。曰臣俱承認便是遂下之獄事訖帝復作色語曰兩輔臣負朕。待周延儒厚乃納賄行私因知國法又朕命吳姓督師百計延揆為推卸地延儒被糾姓

何獨無糾既而曰朕雖言知終無糾之者本宜一同逮治姑念國體所關着錦衣衛俱喚來候旨時帝携皇太子同出立久亦倦極馮地蓋輔臣陳演孽姓于內金吾駱養性構姓及延儒于外然激成兩輔臣禍使群小藉為口實者又給諫曹良直等為之耳

輔臣吳姓得罪被逮南京司馬史可法疏言姓賑秦撫晉素有重名日者奉命督師以調集兵

馬耽延時日但姓拜命時即將布置情形移書于臣又慮鎮臣左良玉不為用即委良玉差官持檄慰勉之身雖依於闕下心已徧于行間至於慮將帥跋扈而力請多兵亦非得已察督師楚撫原各有兵萬餘自良玉倡議勤王盡為收去江督袁繼咸屢次索取僅發三百餘名而楚撫王聚奎則求一名不得若輔臣視師兵力不厚豈不損兵威而辱國體乎臣于六月間晤姓淮上

責以君恩未報相對歎歎一時偶誤其罪或可原向後自贖其效猶可責也疏奏留中
銓曹吳昌時先陷故輔薛國觀內閣中翰王陞彥以乙榜坐罪棄市至是人夢陞彥曰吾已訴上帝寃獲伸昌時不日禍及矣未幾難作
庶常鄭鄴銓曹吳昌時一附詞林黃道周一附冢宰鄭三俊人欲擊鄴恐累黃公欲擊昌時恐累鄭公故帝獨斬誅兩人即孔子誅少正卯不

是過也

給諫黃雲師號雷岸侍御王燮號雷臣皆疏糾
同丞賀王盛時人有二雷擊一賀之笑時辨疏
先糾疏下云賀王盛已有旨了竟不知何旨越
月餘雲師疏方下

清為刑垣時見言路諸疏以四日下間改票六
六日下及此番入垣獨異或數月或半年一年
尤可異者督撫或請兵餉或補官皆中格又邊

警以退半載而諸告急疏猶續下傳者以為再
至也

督臣趙光祚猛率喜談兵以邊警赴召聞於某
山下遇敵諸將欲走惟光祚坐地不起以死自
誓諸將迫之方歛兵稍避得免然卒與督臣范
志完同誅人頗以為冤蓋帝因總兵白廣恩一
事愧且恨不盡因失机也

司馬馮元飈與司農倪元璐同心剔釐請兵則

核餉請餉則核兵此西部通算法也後元颺以
憂勞成疾帝遣中使往視賜米酒等物名賜實
潤也尋以真病得放天津巡撫馮元颺耄言路
諸公皆知不勝任然無敢糾去恐得罪正人後
闖勢漸迫不得已始代歸與元颺相繼卒元颺
清挺元颺机敏介不如兄也兩公居鄉甚善故
皆以功名終

少司空陳必謙聲氣夙望也語清曰往東林初
起皆伏楚人為先鋒今不與合翻與角若用其
銳以反攻吾黨敗矣不數日周吳兩政府相繼
敗時人皆謂金吾駱恭性所為恭性楚人
往給諫初入言路或劾^糾或條陳見邸抄不絕
至左右給諫則漸楚音矣都諫尤甚夫抵散員
遷至都諫則視京卿為掌中物得^大交戰故所
言必少必平間奉旨條陳則又獨後官前而言
後罔愧也清賜環後轉右旋轉^又左一載得十疏

時寫本者阻曰數矣曰何謂對曰散員以月諫
左右都以季諫清笑曰我不願為季給諫
陳啟新以無賴濫竽省垣但諸公所劾贓款實
莫須有謂不如是不足以上聳聽耳然啟新非
無欲而人不敢賄恐以為奇貨故也時奉旨下
撫案察奏啟新已逃後過淮訪之總督史可法
止笑云渠貧耳若可法以為虛則言官給諫姜
珠等必獲罪若以為實則所坐數千金誰償或

云或可法故縱之其妙用也

宮中有秘室久錮不啟帝特命啟之見篋內有
元朝會圖一冊北人南人皆分行拜帝見之不
悅此銓曹吳昌時親得之內侍口者外傳啟画
三軸非也

司馬張縉彥初入都召對忽傳司空范景文接
密封已出對諸廷臣長吁言曰新大司馬經濟乃
爾及詢之則縉彥奏周府金銀數百萬皆沉汴

河欲選慎密司官作速打撈故也會國也不果行

帝用人屢不效又思用侯伯曰畢竟是我家世官其最屬意者襄城伯李國禎與撫寧侯朱國弼誠意伯劉孔昭忻城伯趙之龍也國禎殉後難

帝即位後每勤召對人漸以口舌迎合之侍御黃澍其尤而最後無賴董心葵亦謬邀召對給

諫辜朝薦疏云臣子任事決無不出于樸誠而能克濟時艱者然樸誠之人多得之老成練達遠不具論迩來督撫中稱足任者如盧象昇史可法亦祇寔心做事若每楊嗣昌張若麒等粉飾_闕辨必不能遠通_過繇是覘之在此不在彼况

~~今日~~口舌相高攻訐滋勝將恐諸臣精神不用以實圖職業而用以揣摩筆端雖皇上召對時勤無所逃于電炤然既察其才辨又當察其樸

誠若徒以小才喋：付之事權漫為嘗試追悔
何及疏上留中

往例司禮監內官如外之翰林不繇他衙門進
元年冬帝始親考命作時藝首出事君能致其
身題考中鄭之惠曹化淳皆升隨堂後又拔李
端入司禮端京師人本子矜然入司禮後頗與
外人交通後以賂遺事發自殺

國朝祭帝王陵寢元魏孝文帝應祭于洛陽之
瀍西而國初禮官失稽誤祭于陝西之富平蓋
其孫文帝都關中故陵在此非孝文陵也清言
於禮垣沈胤培疏云魏有兩文帝名宏者蔚然
令主名寶炬者政在宇文徒擁虛器按魏書馮
后傳云孝文遷都洛陽自表瀍西以為山園之
所今乃祀于富平是否無誤所當亟議改正疏
奏留中

東林諸君子皆以文章氣節相高即間有假借

猶存白日面目耳清初入垣猶然及環召後多
改前轍而省中尤橫因其疏云臣覩古忠臣事
君居安則不違其所喜而遇警則必急其所憂
今皇上宵衣旰食日履咨厘者非憂在邊與寇
乎故臣為今日策門戶獨與諸臣異蓋諸臣所
持在內則為剖忠別佞清議獨標之門戶而臣
之爭在外則又為防危固安仔肩共力之門戶
也一曰邊警今特暫息耳然再逞奈何若問北

門之鎖鑰誰司則當以三協為門戶一曰寇氛
今猶盤踞耳倘揚帆柰何若問陪畿之扃鍵誰
轄則當以兩淮為門戶臣謂國家兩門戶莫大
於此而大小臣工所當急圖鞏固以寬我皇上
焦勞者亦莫大於此昔宋韓琦范仲淹皆經畧
西邊而迨其續登揆席也雖二三宵小百計媒
孽然無能損其丘山之望而君子終勝小人終
誣則莫封疆於外正以持門戶於內也且今之

門戶六駸：亂苗矣。蓋始猶正與邪角而今則邪與正混。言夷行詘文章之外，另有肺腸致涇渭不分可嘆也。乃其最無賴者，忽呶喔入幕，忽叱咤反戈，世道江河長此安底。夫士君子行已當于炎處尋冷，故非獨貪如嚴嵩，專如張居正，所宜裹足，即望塵三揚，門終是趨，炎有心耐冷無骨耳。况下焉者乎？故臣謂門戶之大敝極蠹，至此為烈，而孰端孰邪，將安從辨？則請仍從封疆辨果，閉門誦經，聞敵股戰必王歛若輩也。是為真小人，小愛人，其身果飲博譁呼對敵，色奮必寇準徒也。是為真君子，君子愛其國，故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黨難。猶中主狐疑之見，而惟以奉公之誠，偽任事之虛實定立品之端邪。則諸臣固不必以門戶自標，皇上亦不必以門戶致疑。直相與滌肝協胆，人自赴於籌邊畫寇之場，已爾。繇是功不自我立，可也。朝廷苟有肩

事之人此身則不必在朝廷繇是恩不自我尸
可也怨家苟有利國之為此日即為用怨家封疆
之門戶鞏而朝端之門戶合一道同風其在是
乎疏上留中再疏云臣現自古忠臣謀國時平
則崇清議而勢急則幹實功故臣近者有疏欲
諸臣以籌邊畫寇為先然非盡言提醒恐猶膜
外視而玄黃水火之戰不向外敵而向中朝也
夫自古君子與小人角無論已即以君子與君

子角究竟何便宜之有是故宋雒蜀朔之幟標
則君子分曹角而熙豐小人卒伺間起問魯去
去雒容蜀否問魯去蜀容朔否蓋至感生抱蔓
而悲聲狐兔始追悔向者同根之煎為失策也
嗟其晚矣故以君子與小人角猶勝負半惟君
子與君子角而以小人乘其敝則一蹶不振之
道也且之今君子亦豈盡如雒蜀朔之徒蓋卓
然猶以自標哉不過二三敗類貌君子而實小

人者此分門彼別羣廟堂之心戰猛過鉅鹿於
封疆何利之有且不特此也遇君子則能為君
子之言或理學或節義既欲襲弄簧之百舌以
鼓喙遇小人則能為小人之事或情面或賄賂
又欲效敲媚之九尾以掃門此是也謂是崇
清議乎幹實功乎諸臣何助競焉昔唐安祿山
叛特起郭子儀為帥時李光弼素不相能入見
請死子儀趨抱上堂而泣曰今豈懷私忿時耶

執其手相持而拜故人知其能收功于百戰而
不知其止收功于一着夫所謂一着者人和也
今敵驕寇橫勢極倥惚而文與文相鏖若身居
暇豫其識出唐二武臣下矣臣聞鼎之為器獨
舉則壯士折肋而合肩則懦夫增氣迹者餉匱
矣兵懦而驕矣督撫或才不副任或用違其才
矣若止以一人肩一事而不合衆人籌一事非
策之長也臣願自今以始上而閣部中而臺省

部曹皆無作局外觀而以羣力佐獨力之不及
一若人：有戶兵二部責又有督撫責者然且
使諸臣果群屬除敵之戈則同類之戈自息何
也專于此則不分于彼也然則仗馬之不鳴乃
為息乎蓋鷓鴣必搏尤望鳶鳳來儀若眇：鷓
裊快吾彈射亦蛇蝎螫人之肺腸耳此臣願為
司言路者下一砭砭也若夫是非淆于盈庭而
聽之衆咻則愈惑端邪迷于築舍而裁之聖斷
則立清臣尤望皇上簡發諸疏立賜剖決是者
俞之非者置之其有倒是非而混端邪者不妨
參之與論決之獨斷量懲一二以警其餘此日
囂風其少息乎疏上六留中
帝每閱章疏必召皇太子同觀且語之曰凡閱
科道疏須觀其立意或薦剡市恩或救解任德
此意立處若鋪張題面媿：紙上者潛耳無為
所欺也

盱眙縣陳岐山以醫寓常見陳組綬年尚少貧而能父衣食之後組綬登第授樞曹因兵部火藥局一武弁罷職去召岐山子至京補之甫山日局失火組綬恐岐山子因此失官乃與同年樞曹李靖私計謂前武弁已去職且失火罪輕可以其名代不意帝怒不測立命棄市是日青即見無首人來索命數日死組綬為含殮歸又見無首人來索命六數日死岐山子復為含殮訖

亟歸至良鄉入見無首人來索命死於邸清賜環後疏凡十上而留中者七它疏皆然或疑帝倦勤非昔時比已見一上諭云為國者為君子為身者為小人即清國家有兩大門戶疏中語也始知帝于留中諸疏亦非不覽者山東剿寇功因中璫濫叙為公論所譏山東總兵劉澤清上疏辭恩廕輔臣吳姓擬旨允之語首揆周延儒曰中璫昨叙功者上旋即處分澤

清之廢尤濫不可不擬允辭也延儒默然旨下
允辭矣澤清銜恨適澤清遣役行賄刺取兵垣
章奏姓同邑給諫韓如愈署兵垣事疏糾之奉
密旨提問諸役澤清慙懼持重帑至如愈呼使
誚讓返其賄甚恨具疑姓指授然如愈實非聽
人指授者後奉差督餉行至山東遇害中道一
騎名楊國柱者指麾如必云為主帥報仇澤清
使之也初延儒罷給諫曹良直疏糾并及澤清

行賄清與如愈閑坐曾曰澤清飛揚久非白簡
所制若因數疏激交言官必坐罪不則吾輩奉
差往返道經齊地聶政荆軻之事可為也時不
知如愈有疏故云然竟驗如愈被害日即北都
淪陷帝賓天之先一日也澤清又欲殺侍御蔣
拱宸以不值免

逆璫魏忠賢初得志時曹欽程以一主政糾四
御史乃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張慎言也後三

人皆死鎮撫司言成清為刑垣時同多官朝審
點及欽程名驚其犹生五彪中尚有二彪存不
知帝何以不誅闖逆陷京師欽程遂為漏網亦
可嘆也

輔臣陳演新失帝意屢疏求去已得旨總督王
永吉上疏劾之言其逆料神京孤危急思全身
遠害不忠不孝當誅且歷數其裁密撫撤保督
諸罪狀演聞之不敢行遂罹闖禍

清以冊封淮藩行甫出門數步節損忽折及闖
逆入都清繳節南畿節者君也折其亡乎
清奉差至揚州遇輔臣周延儒舟欲入謁諸僕
以緹騎同舟阻予曰此豈門生所為耶煊赫而
疎之患難而親之何害及見以聖怒不測為憂
清勸其速行又曰今日彈劾之人半是昔日委
蛇之人何也惟相對太息而已
清奉差至姑蘓賂詞林徐沂銓曹吳昌時兒女

戚也語清曰吾知伊死久矣人皆欲市恩令人
感伊獨欲示威令人畏如某、敗官某、罹辟
皆非其所為輒宣言曰忤我衆怨所萃禍無能
及

清差竣返揚州適輔臣吳姓以遣戍歸與同郡
進士鄭元勳侍御喬可聘往謁清先至首言銓
曹吳昌時反覆狀謂近讀錦衣衛招見昌時口
供云公稱侍御蔣拱宸賢夫拱宸以糾昌時通

內故忤內稱其賢者似有謀焉以此下石拱宸
弄下石公耳姓正色曰不然此駱養性以憾予
故砌耳昌時豈至此語畢元勳至不知清先有
言又言昌時媵阿狀云先得罪周輔委蛇蒲伏
頓首不起姓又正色曰不然此嘆昌時者所砌
耳昌時豈至此語畢可聘至又不知清與元勳
有言復備言昌時貪橫狀某處納賄若干某事
納賄若干言尤力姓訝曰乃爾噫三至投擄矣

崇禎末有商人自山東載花豆渡淮及出賣如
人首然耳目口鼻咸是又徽州民家牛生犢二
首

甲申二月閩勢日熾薄真定巡撫徐標為叛兵
縛去簡討汪偉作書寄同年給諫陸朗云闖賊
襲據真定去神京咫尺都門外一步不可行而
奸細滿都城米銀外解魚斗粟分文至者太倉
銀庫不過千三百兩內府掃地不過四五十萬

何以立國諸大小臣工無一人可支危亡者聖
主日晏不遑焦勞無計今已調取吳三桂唐通
入援而邊警更烈閔門危殆真不知所底第命
已付之大義如聖主何如東宮何此所以憤恨
于平時誤國之人終日言門戶而不顧朝廷之
門戶終日言聲氣而不問窮民之聲氣積漸至
今尚何處伸其狂詠耶南中賴史公祖稍定昨
廟議又要移動弟正色言之曰諸公並江南六

不要耶年兄此時移孝為終志久臥苦次不妨挺
身為士夫百姓倡江南一路作何防守賊得志
于北必長驅而南其不為秦晉續幾希矣賊之
奸細想亦滿布南畿內地可虞真定之失賊尚
未到而內已縛總督送出矣賊之奸細有笑命
者有開店者有作前程者有投充將領者種
奇幻地方官與地方士民共緝之方可得其情
狀年兄與史公祖及各臺公祖商而密行幸甚

幸甚今都門所恃吳唐二鎮兵馬得勝則旦夕
尚可恃若有意意外之變則三四月間已不忍言
弟死不足言南中當思萬全可也嗣後每與親
知遇無不談朝事泣下因與同門給諫吳甘來
密訂同死後如其言

闖賊圍京城詞林馬世奇與樞曹成德書云吾
輩舍一死無別法吾不為其難誰為其難者而
德亦復書云人生慷慨仗節易從容就死難吾

輩為其難亦為其易乎又云弟老母舍妹爭欲
先引決弟止之志在為其難然慮安起倉卒我
輩無以自明故復以二義相商也已妹先自盡
德哭視其縊其妾請繼之德痛不及視入別其
母張氏哭盡哀出而自縊見子女及妾皆沒
亦自縊惟繼妻一妾一子苗居江南金壇縣得
免越數載訛傳德未死旦暮將至二內人忿然
曰若渠果至吾輩必死名死寔生雖在何顏其

刑于若此

帝甫五歲生母皇太后早逝登極後以不及盡
尊養為憾宮中瞻太后遺象必嗚咽泣下詢乳
媪或云未肖益大痛隨遣中使偕画工詣新樂
侯劉文炳第命瀛國太夫人授之三易粉紈具
鹵簿以進帝俯伏大明門迎入安置奉仙景神諸
殿上食如平生輒痛哭拜伏不能起因進父炳
祖瀛國公祖母瀛國太夫人封號後數推恩文

炳父叔兄弟第宅塋田祿米恩賚無筭當甲申三月初適瀛國壽八十帝益歡歎思皇太后不置賜賚金幣有加帝之孝至矣

新樂侯劉文炳素與駙馬鞏永固善永固尚李選侍所生皇八妹者也甲申正月文炳偕永固召對中左門首請分封永定二王不果三月十八日中使捧詔諭文炳永固率健丁護駕而外城已陷文炳十九日投井永固已縱火焚公主樞

自刎死當文炳與永固十八夜入見時帝曰朕志決矣朕不能守社稷然能死社稷帝哭文炳永固與左右皆伏地哭失聲次日遂有煤山之變

惠宗之亡有皇太后呂氏在上亦有懿安皇后在上皇宗之亡有三皇弟今亦有三皇子惠宗之亡后馬氏殉今后有周氏亦殉且廟號之上與謚贈之加自二帝二后以及東宮諸王暨前

後殉國諸忠皆駢集弘光時若一案然尤可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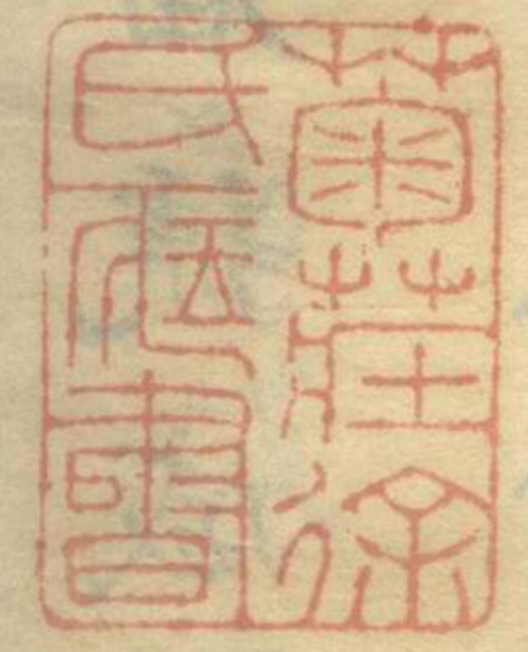
福王在金陵先從內閣高弘圖之請上帝廟號曰思宗清請改屢擬皆駁最後少宗伯管紹寧疏言謚法廟號不妨互見如我朝有睿皇帝又有睿宗有仁祖又有仁宗卜世無窮嘉名有限乃以敬宗與毅宗並請命用毅

偶讀一閩紳集見稱帝為威宗已又知唐王在閩時所改按漢桓帝廟號威宗以無功德也又北齊主高洋先謚文宣皇帝廟號顯祖其臣祖珽有夙憾上言文宣狂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遂改謚景烈廟號威宗珽貶逐後乃復舊前既與劉禪同謚後又與漢桓齊洋同廟號且為洋棄而不用之廟號宜乎古人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嘆也

帝廟號既改禮垣都諫羅志儒復以陵名請商

之清
陵志儒是之
日既改新廟號當以故廟號名陵曰思

既且
野蕭
何縣
城本
其
國



三垣筆記



興化李寶清記

帝為信王時魯夢烏龍蟠殿柱又偶遊本宮花園
有二井相離甚遠帝戲汲于井得金魚一尾
再汲一井復得一尾活潑光曜左右皆知其
異秘不敢言
熹宗初即位帝猶在冲齡忽問曰這箇官兒我
可做得否熹宗曰我做幾年時當與汝做人以

其言為讖

熹宗大漸逆璫魏忠賢方柄事懿安皇后召帝入繼大統戒勿食宮中食帝從戚畹周奎處作麥餅袖而食之

帝即位數日大璫王體乾魏忠賢侍問及立枷事體乾奏曰非大奸巨惡法所不能治者弗用帝感然曰雖如此言亦太慘矣忠賢默然遂傳免

帝初即位以內臣崔文昇用泄藥致光廟晏駕欲殺之忽內宮羣譁囂不可止帝問故曰崔官兒好人理不應殺帝命免其死越數日徐訪內臣為首數人皆杖殺之

帝聰明天縱初即位時視諸臣每有不足之意一日召對諸臣無一語當帝意帝曰此便是召對了麼

帝每言欲法堯舜有以好孝文相方者獨目為

中主一日輔臣語及唐太宗帝曰太宗掃盪群
雄朕愧無其才若閨門無序家法蕩然朕羞稱
之矣

帝初即位侍御倪文煥以附逆樞崔呈秀削奪
歸時同鄉中書喬可聘往謁文煥神色沮喪可
聘曰他無論若揚左以忤璫罹禍君子也公糾
之何故文煥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
時之小人當我居言路時舉朝皆罵揚左小人

我自糾小人耳如今看起元來是兩箇君子
清壬戌赴公車見朝中自司馬張鶴鳴及臺省
部郎皆與經畧熊廷弼構且群推愚率之巡撫
王化貞以抗廷弼而廷弼廣寧必失河西必危
乞留臣言以券一疏尤為先見及事敗與化貞
同辟人以為寬至遼東傳一書為輔臣丁紹軾
等進呈殺廷弼者清曾見此傳俚淺不根而指
為廷弼撰授尤誣赴市時挺立不跪下亦僅及

頸半行刑者急以刃逆割之慘哉聞紹軾輿行
長安道白日見廷弼踉蹌回寓腦裂死鶴鳴以
阱廷弼卸罪生還後為流賊索賄倒懸城門身
首破裂亦天道也崇禎初輔臣韓爌疏請歸葬
有不死于封疆而死于門戶等語公道始明
巡撫王化貞副使立志充皆諸城人又皆癸丑
進士一時坐失陷封疆坐行賄謀升同日棄市
亦云怪矣

侍御梁夢環先曾糾逆璫魏忠賢及巡按山海
忠賢欲以查核錢糧致之法夢環惶急知忠賢
憾戚畹張國紀以叅疏獻媚內有丹山之穴藍
田之種可疑二語謂張后非國紀生將撼中宮
也帝嗣位依子罵父律絞是年秋決帝業勾其
名以墨輕未見諸囚皆決夢環旋入獄及復奏
因取原疏對名方見勾而未刑者夢環也倉皇
取之獄抱上馬至西市行刑

冢宰王永光當逆璫魏忠賢專權請以票擬還
之政府可謂言人所難侍御吳甡以其為司馬
時不駁魏良卿封爵糾之遂與聲氣大左及例
轉科員與都諫陳良訓各有所主相持不下良
訓曰寧用晚生遂以大叅補之

帝以庚午元旦視朝先于除夕忽誤傳免朝帝
是夜于宮中內宴畢不寢竟升殿時惟輔臣
溫體仁給諫馮元飈在或奏聖駕御殿例閉朝
門諸臣不得入帝退坐命啟門復不至不得已
還宮及諸臣聞駕出咸倉皇入帝復升殿儀部
吏佩元旦表與儀郎交臂相呼而不相識及拜
賀禮行遂取別省賀正旦表讀之中官命報名
以辨至否時諸臣各競紙筆伏地呵凍書之出
訊之即自官僚以至從役皆如醉如癡不辨天
曙莫知何故也

輔臣錢龍錫萬曆丁未會試時夢衣蟒玉有刀

加頸上為一人奪去後在政府以督師袁崇煥
誅總兵毛文龍謂龍錫知情下獄議死時帝震
怒人皆危之龍錫獨坦然曰吾先夢在必不死
刑戮已果減等出

崇禎癸酉甲戌鳳陽出惡鳥數萬兔頭鷄身鼠
足人取供饌甚肥美但犯其骨立死上亥上元
遂有流寇慘殺之禍

萊州之役城守甚固督臣劉宇烈主撫遣司李
屈宜揚往說之遂誣宜揚往城下請巡撫謝璉
出受撫總兵楊某堅止璉不之信亟率郡伯
朱萬年開城出又故遙呼羅拜璉喜稍近之因
遣使請叱退左右有密言相告稍却兵衛而璉
及萬年皆被執萬年誣之曰爾執我無益可以
精騎從吾呼守城者出降乃以精騎五百押至
城下萬年大呼揚云我已被擒無生理彼精騎
五百盡在此可速發砲擊之吾與俱盡亦不枉

此死耳揚猶不忍萬年復頓足大呼遂遇害揚
隨發砲擊死過半勢始大摧

乙亥夏初鎮江民嬖產一子頸戴二首與母俱
斃又下游絲成團不知何兆

少宗伯錢謙益聲氣宿望虛譽隆赫時同鄉少
宗伯周延儒為帝眷注恐一列名枚卜則必不
用謙益而用延儒延儒耻不與名言之給諫瞿
式耜式耜厲聲拒之適宗伯溫體仁亦以故輔

沈一貫門人為時望所擯每立朝無敢與言者
且資俸久在謙益上亦因不與心恨于是體仁
延儒交遂合而謙益志高氣滿畧不介意始有
召對錢千秋之事聞謙益等又欲攻去輔臣周
道登故道登以體仁同籍亦從中主持當召對
時體仁應答如流而謙益噤不能言帝命錦衣
衛等謙益下猶躊躇不遽敢帝益怒故謙益卒
不勝

郝景春官房縣令賊張獻忠始撫復叛來攻房
城身自巡視有不用力者爭手刃之而景春亦
懸錢立賞格曰擊中一賊賞錢一千中者輒取
去獻忠有一花馬甚愛出則常騎亦為砲擊死
其徒死者甚衆獻忠無如之何將退會指揮張
三錫引賊入城：遂破降賊張大經百計說景
春降不從呼其子鳴鑿至謂之曰男子不幸至
此惟一死耳又以手畫頸曰此豈甚痛耶乃與
鳴鑿及僕陳宜往見獻忠不屈獻忠指大經曰
彼九省監軍道如何恭謹汝一知縣敢爾景春
曰彼已降賊不值一錢吾豈效彼者乃殺一丞
以惧之罵如故獻忠與大經怒命曳出猶罵大
經不絕口遂見殺鳴鑿撫父尸大呼曰死賊何
不殺我遂與陳宜同遇害事聞贈太僕寺少卿
輔臣鄭以偉喜讀書然稟擬非長某疏內有何
况二字誤以為人名也稟云何況着撫按提問

帝駭改乃悟由是有館員須歷推知之諭又一
日擬票懸筆不能下輔臣周延儒等哂之以偉
嘆曰吾富于萬卷而窘于數行致為後生所藐
遂決意掛冠然竟卒于京
侍御吳姓以辛未按秦一以察吏安民稽覈功
罪激厲將士討賊為務一切巡方舊套審錄拿
訪等項俱停守令賢否即以城守堅完盜賊不
犯境民獲安堵者為最故按秦二十閱月賊未

過西安漢中一步

總兵曹

文

詔與總督洪承疇不協直指吳姓曾

問文詔曰制府素稱得將士心而不能將軍何
也文詔曰制府為人煦々小仁御士以詐無雄
畧英斷可遇小敵不可遇大敵文詔從征數年
頗有功而募下將吏不聞薦錄一人此騏驥困
於鹽車仰天長鳴者也姓為疏題部下有功者
請部加銜承詔疇甚感之故後撫晉時大得其用

度常鄭顛入京以輔臣溫體仁異調恐阻已入
館逢人肆詬謂吾必糾體仁然以特恐赫為脅
制耳竇無意糾也體仁知之遂為先發制人計
而茂倫詞臣之疏出
給諫房之騏父楠輔臣溫體仁本房門生也之
騏以國博改給諫竇體仁力已復糾體仁欲自
附聲氣噫寧吾為逢蒙自負其師耳

給諫宋學顯以聲氣自雄太宰田維嘉與抵牾
一日學顯以書干選郎維嘉得之遂例轉時學
顯方揚、謁客忽朝兵喧擁馬首曰高升矣學
顯歎、不平維嘉揚言將封私書入告遂悒、
出都

戚畹田弘遇所為不法人爭鼓訟御史臺以法
繩之貴妃脫簪求解帝怒曰祖宗法不可私擯
居別宮久之周后召至看花乃承恩如故

帝鄭重太宰之選召內閣五府九卿科道等官
命各舉所知時少宰張捷云諸臣黨同伐異一
切把持臣所舉皆所不喜吏垣都諫盧兆龍曰
科道例不薦舉惟舉有不當方行糾叅帝然其
言命吏部先舉捷因舉唐世濟呂純如二人於
是諸臣皆各有所舉：畢帝問世濟何如人輔
臣溫體仁錢士升王應熊皆極譽之帝曰呂純
如係逆案不可開端于是兆龍始首糾之而給

諫姜應甲孫晉言尤力已侍御張三謨金光辰
等繼之惟掌河南道侍御羅元賓不言捷再言
純如才若用之不效願與同罪帝曰既掛逆案
不用也罷初召對諸臣傳聞閣部同心且有大力者為之內援純如之用帝意已決故皆蓄縮
不敢言賴帝片語而定諸臣方敢繼其後云純
如無頌疏逆案指為有頌竇誤也
帝以山西大同宣府等處失機罷督撫罪之命

會推代者少宰張捷出諸袖中曰山西巡撫已
有人矣衆問之以侍御吳姓對衆為不平爭論
久之捷竟以姓名列疏上召對問何以撫山西
姓對曰禦敵當禦之邊外若大同宣府不能遏
其入口山西豈遽能驅之出口乎然此犯邊尚
一二年後猶可預為脩備今流賊遍滿內地郡
縣為墟黃巾赤眉寧減于邊患此國家腹心之
病：在元氣不可不速行撲滅山西逼近京畿

關係尤大兼陳殲渠散黨防河用將申嚴紀律
等事帝傾聽久之是晚命下

給諫孫承澤入垣諸疏中立無所依附當事者
欲以年例處因疏糾少司寇蔡奕琛乃得免自
此以聲氣推

帝篤好文學厲精求治嘗因講席咨問春秋傳
義左右陳說無称旨者或以詞林文震孟荅特
賜燕對震孟援引侃：帝嘉悅之

給諫吳麟徵生平不受意旨言事與詞林文震
孟最密一日震孟入謁出其懷中劾潤州張某
奏稿風麟徵上之麟徵謝曰非時政所亟也震
孟執去已而心敬麟徵

詞林文震孟一日入講見帝方加足於膝遇講
中有云為人上者可不敬哉震孟重言之帝為
竦然及入閣頗竦脫魯擬票某本不決密走僕
持疏送給諫姚思孝代擬時思孝與溫體仁相
左大驚曰若洩禍立至矣謝遣之此思孝親為
清言者

少宗伯蔣德璟留心國計將各邊餉冊細加剔
釐計祖制九邊及前後增設東西二協昌通津
登保五處共十六鎮一切新舊練三餉兵馬及
屯鹽民運漕糧馬價各項原額現額苦心編纂
而諸形勢要害及諸番部落今昔疏義有可采
者亦附見焉合為總冊分為各鎮名曰備邊御

覽冊先進總冊次進備邊賞 一本三進薊密
山永一本薊水三衛考一本昌平鎮一本守邊
吃賞各 一本又將各邊十六鎮新舊兵馬屯
鹽民運京運漕糧三餉本折及兵馬價各項括
其大綱以便稽核名曰御覽簡明冊一本又進
九邊六鎮兵餉總冊二本御覽簡明冊二本薊
鎮兵餉原額二本新設中協薊州鎮一本東協
山永一本西協密雲鎮一本大寧三衛考一本
附戚繼光口外山川圖大寧哨撥歷朝經歷及
原顏福餘泰寧枝派恢復大寧諸疏議新設昌
平鎮二本附諸陵形勢歷朝謁陵事宜新設通
州鎮一本新設天津等各鎮漕河水利又附膠
萊河養魚池考海運考毛文龍至黃蜚始末考新
設關外寧遠鎮二本山西鎮一本宣府鎮一本
大同鎮一本守邊賞 考二本附隆慶以來順
義款貢始末陝西固原延綏甘肅寧夏等各鎮及

河套考大同叛兵考真鑄考元昊考哈密諸番
考不下數十餘本當進冊時已入閣矣

文震孟入閣時溫體仁久居首席每稟擬必商
之震孟有改必從震孟密語諸同志曰溫公虛
懷乃爾何云奸輔臣何吾駟曰是伏人機甚深
何可信震孟不聽越十餘日體仁窺其踈脫凡
震孟稟擬竟發改震孟堅不從徑抹不用震孟
怒拍案大呼以諸疏擲體仁前體仁亦不顧未

幾都諫許譽卿被冢宰謝陞寃擬旨為民震孟
力爭之不得曰科道為民天下美事體仁持其
語奏遂罷震孟每語諸同志曰諸君子見予當
國放膽作事無復前者兢業遂為奸輔所窺乘
機相中耳先是輔臣周延儒被糾將去國體仁
與冢宰閔洪學深談歷指其疏比其疏尤甚笑
聲徹外後浪催前浪其相嫉固然也
侍御許自表糾輔臣溫體仁疏詞林項煜所授

也煜以自表由明經拔必帝所注意雖糾必不
處竟以此鑄級調用體仁長于心計凡閣中票
擬每遇刑名錢糧名姓之繁多頭緒之棼錯皆
相顧攢眉獨體仁一覽便了從不以舛駁改過
諸輔亦服其敏練然存心過刻伏機甚深又不
貴逆鱗其大病也

給諫張焜芳糾同少史堇卓款揚州同袍鄭元
勲所授也堇巡鹽狼籍多在揚郡故元勲知之

甚詳然堇繫獄後毋死不得歸號泣不輟頗有
憐之者

巡撫吳姓在晉語諸將曰予在行間久知兵事
好還賊焚掠害民即殺之千萬有功無罪若無
辜脅從即殺一二亦有罪無功且我縱軍士濫
殺上天或假手賊以致喪敗往：有之諸將惻

然姓乃製白旗二面每出陣脅從老幼孃女降
者跪伏旗下解散其餘黨得直前殺賊一全活

無辜使有更生之望

河南流賊張甚謀欲渡晉撫軍吳姓請旨移駐河上督兵防禦往時撫院移鎮皆遠坐郡縣將吏逍遙河上姓駐禹廟坐臥廊廡與龍門對開窓則城韓諸山村粲然在目分列軍士於河邊倚山為壘多置火砲無事鑿冰有競則伏銳以待臘月望後賊掠韓城諸山村火照壁壘間未幾逼河爭道相持旬日矢石交發賊不敢近除夜

姓語中軍曰年節恐軍士酣飲離此為賊所窺此數日夜更宜嚴惕賊果是夜呼噪至我軍寂然度相逼則發擊砲之傷者甚衆至明乃止次日賊遍滿山谷終不得渡以丙子正月初三日漸徙而南渡入豫矣姓不解帶者半月巡撫吳姓馳至代州募一肩輿携門厨二人詣雁門一帶邊堡闕從前出入處各堡廢弛無一勁卒壯馬可禦敵者邊牆尚不及環堵土垣器

仗朽敝僅火器存焉將吏僉云自萬曆初年不復整理至今六七十年矣姓乃繪圖列所應脩應增堡墩臺牆等上聞而督各郡縣丁壯委廉能官督其事察徃日管脩各弁侵冒狀嚴懲之立限完工半年而邊隘可守

山西饑荒巡撫吳姓疏聞中使賫金至語姓曰上覽公疏諭各官曰山西飢荒人相食撫臣疏到矣各指所有徃賑之一日遂得三萬即刻差

遣上留心民瘼如此姓不覺泣下即約巡按同

中使馳赴平陽察賑：畢大雨是秋熟

乙亥戶部議稅間架雖比唐法稍輕而擾民實怨則均巡撫吳姓其疏援陸贄諫唐德宗事內云陛下投珠抵璧上希堯舜當事者固不當以德宗敝政進而諸臣中無一陸贄臣深以為耻願概賜停止非獨為三晉災民請命已也不報乙亥文宗表繼咸官山西以名教為己任操履

嚮然課士公明巡撫吳姓因明旨有提學官三年清公有望者間擢五品京堂以示優異乃薦繼成及與直指張孫振會稿不画題已知數日前孫振批遺才諸生狀令繼成取送入場繼成曰考送諸生本道事也可以按院批狀行乎嚴斥諸生孫振大怒且具疏叅論捏諸贖款汙蔑之矣

直指張孫振叅文宗表繼成奉旨革職解京究問且謂繼成貪婪如此撫臣何得濫薦着自行回奏孫振密囑一司李謂姓云回奏疏畧自引咎渠與烏程相公相知可為言不過降級了事耳姓曰皇天白日可令姓賣繼成以欺吾君父乎遂直陳按臣私徇囑托繼成抗直不阿狀孫振恨益深

甲戌之春帝御殿謂羣臣曰今天下有事用人方急在廷諸臣其各舉所知輔臣溫體仁先對

曰臣等名忝政府不宜以汲引自私若皇上下
詢省掖近臣何患無賢帝顧六垣無應者獨給
諫吳麟徵出對曰臣所見與輔臣異竊謂薦賢
正輔臣事宜開閣延士持吐握之誠薦達踈遠
脩皇上任使若有不當則諫官循名責實糾彈
隨其後雖閣臣無能顛倒邪正若令糾彈之臣
離主任使如吏部郎官則國家論列短長屬之
何人帝曰善

侍御喬可聘巡按兩浙時英下諸公皆欲重少
司寇蔡奕琛受賄罪托嘉興司李文德翼力言
于可聘而少宗伯錢謙益為最可聘心無適莫
正色拒之謙益等遂以黨邪叛正譏且尤及侍
御吳姓謂姓乃可聘兒女戚何不聞一信及南
渡後薦奕琛者又譙益也

帝因遠事控愆思故寧遠伯李成梁舊功特宣
詔赦其子如楨於獄時如楨坐經畧楊鎬失事

一案繫獄久矣清晨抵家叩門而入家人以為
鬼皆驚呼已知其故乃相持感泣

甲戌河南孟縣民孫光顯舊所在河陽驛之東
偏塋中有蔓草俗名野葡萄滋蔓長丈許今夏
枝節間忽抽新條：列萬狀有美人者達官者
為龍為鳳為麟為龜為雀為魚為蟬為蛇為孔
孔雀為鼠又有鸚鵡棲於架：上有盞：中有
粒鳳則苞羽具五彩美人上衣下裳：白衣黃

面上依稀以粉黛盞翳霧所就也凡人間物象
種：咸備獨無器用之具耳至布置點染宛肖
生動雖善繪者猶失其巧連陌王秀才及党氏
塋所產俱同三氏外則無有即一枝出三氏塋
外者其上即無有副使曹應秋聞之急使人往取
已為好事者取盡或親往得三美人一鸚鵡一
鳳故述此三物尤悉此異宜聞于朝縣令以萎
艸不久遂寢

壬午秋甘肅巡按奏田間蝦蟇皆變鼠食稼殆盡

清為寧波司李諳守道晏日啟偶語及總督洪承疇日啟曰敝門人往司李興化所取初諳時以少儻甚喜然某贈證宦途幾十餘載不識何故鴻音永絕今追憶其言良可味也

浙江直指鄧鋤復命病甚所上疏俱不能自簡內皇上勅下誤書皇下勅上帝怒加二大又後降調或曰此亦不祥語也

侍御高欽舜張養巡鹽兩淮養憤耳惟欽舜舳艫相啣載歸冀不絕及為內臣揚顯名糾皆被逮一日刑部某主政過清言二人已得旨清曰何擬某曰皆辟耳清慘然色變某主政問故清曰張過及秋刑欽舜欲求先死賂獄官前其名決訖忽訊唱停刑養與諸犯皆免時帝雖謫監刑御史然卒不殺也

己巳之亂永平樂亭縣其鄉民家蓄一犬主被
殺犬護之不去後鄉人逃難者歸見衆犬伺戶
欲食一犬橫阻其中則其主尸也歸者咸義之
糾鄉人埋其主犬于塚傍自一穴入其中不
移趾死土人為立義犬亭云樞曹成德面為清
言德後殉闖賊難

少司馬唐世濟素服司馬霍維華才家居時言
及維華錮逆案輒懊恨不已起及任總憲遂以

邊才薦開送吏部時維華成徐州每對人言已
旦晚必用及聞世濟被糾下獄悒快卒

崇禎中有人詣通政司投疏謂年號崇字宜用
古字作密蓋以山壓宗故不安若宗廟安于太
山則吉徵也通政司怪其誕妄屏弗奏

辛巳八月帝視學行釋菜禮幸彛倫堂祭酒司
業以次坐講畢駕闋城東報角樓：報新落成
也兵部堂上官得騎馬護駕帝御角樓賜護駕

各官瓜果輔臣等同入謝帝諭輔臣曰大儒周二程張朱邵六子有功聖道與從祀諸賢不同宜議優崇卿等傳與禮部少司馬吳姓退而具表章真儒疏請命詞臣輯正六子全書頌之學宮報可

少司馬吳姓在部以衛所各官承襲冒濫簡往牒觀之大率皆靖難功而開國者百不一二靖難視開國何如而叙錄若是濫豈開國諸衛所軍皆從北征事後經誅奪欵漢諸侯王以酎金色輕惡除者百餘即開國侯伯見在存襲者幾人而衛所各官傳襲二百五十年不絕祖父有罪子弟承襲仍襲爵幼者優給即嗣絕者亦得旁引不可知之族姓黃綠冒官徒糜俸糧濫名器可嘆也

辛巳冬山東盜復劇請兵帝命發京營五千往因召對帝曰近日練兵何如少司馬吳姓對曰練

兵必先選將。得其人，兵自可練。今京營諸將皆循資叙遷，非有拔之行伍，擢自功級者。今發不練之兵靖方張之寇，萬一不不備，有傷重威。時提督太監王德化亦奏言京營馬匹不滿萬，又多瘦弱，不便發。勅語未畢，帝目攝之曰：「此非爾奏事處，德化惶懼而退。」是晚帝手諭下閣罷提督，止發兵三千，命內員督勦，竟無功。

壬午四月，召對帝，問京營兵內欲選五萬堪戰

之兵，汰去老弱，將何以選練？使精使汰者不諱乎？少司馬吳甡曰：「汰老弱之法，即在練精壯中。」京營原募邊勇營一萬二千，專練騎射。月支米一石，鹽菜銀一兩。又有壯丁營，專練大器者二萬。月支米一石，銀六錢。餘皆月支米一石，無鹽菜也。近驗邊勇壯丁與散兵無異，騎射火器亦未精熟。臣嘗責各將領曰：「糧分厚薄，而兵無強壯，何以服衆軍士？」今後行分練法，各將領日揀

騎射火器精熟而力舉三百觔以外者另列名籍旬日呈總協合操之如式者雖散兵拔為邊勇不則邊勇降為散兵壯丁亦然若老弱不堪自應革退另選精勇者補位行之數月選練者十之一二汰去者亦十之二三此法嘗行軍士皆鼓勵練習以圖厚糈而被汰者亦無怨色革弊當以漸不可使知有汰兵之意帝曰然又問果當另立戰營得堪戰者五萬否姓對京營設兵

原期人：堪戰因承平日久不見戰陣數年前或發兵勦賊皆沿路無籍游棍代頂本軍正身併未出京一步將領利扣其糧糒游棍利恣其擾搶飾敗為功冒功邀賞歸營則本軍依舊充伍代頂者沿路散亡積弊已久今依臣練法最要尤在選將有戰將自有戰兵五萬亦不為難但法須易簡事忌紛更不必另立戰營也帝諭兵部曰協理說得是卿速選將不可悠忽又諭姓

曰還具疏條陳來看賜果餅拜謝而出
駙馬鞏永固疏補建文謚帝與諸輔臣議吳姓
曰建文無過帝曰不然渠變祖制戕親藩皆過
也又曰此事列聖皆未行朕可行否既而曰畢
竟是一家會兵事迫遂已

詞林黃道周每具疏皆手書上聞從不倩筆及
廷杖下獄猶手書孝經解百本序贊無一重者
每本售銀一兩人爭市之以為家珍其繼夫人

亦善書人視之與黃公無別

詞林楊廷麟以劾輔臣楊嗣昌改兵部主政贊
畫督師盧象昇軍同籍詞林屠象美自負知兵
為募烏合百餘人指揮操演計旬餘方行及至
芦溝橋望前途塵起訛傳敵兵至百餘人皆踉
蹌翻逝惟存廷麟子身而已

丙子五月侍御詹爾選上輔臣以去明心疏言
甚切直帝怒召對辭色俱厲爾選應對無所屈

帝執䟽問如何是苟且爾選曰即捐助一事也是苟且侃：數千言且云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言固可為今日之用即不聽臣言亦可留為後日之思帝益怒輔臣申救良救命錦衣繫之朝房候旨翌日旨出着都察院議處僅降調崇禎時指誤國輔臣則以周延儒溫體仁為口實誤國樞臣則以楊嗣昌陳新甲為口實然歷數前後輔樞則一時智畧優長又推四人最蓋將相之才故衆口所詆猶居然冠軍此國事所以不支也

戊寅四月六月八月皆有火藥之變而四月為甚石板平起空中人家醬甕或移寘屋脊而醬不傾騎驢過者人驢俱在空中驢腹腸潰破而人徐墮地無恙中貴有玉屏帶而無金銀花素之制其玉屏之非品級所宜得但因貴幸而賞之耳累朝相沿已

為定制帝于辛巳創為定品乃自花金以至光
銀等帶皆有之又為定補服斗牛飛魚而下以
各色異獸分品

鳳陽總督楊一鵬初司李蜀中上峨眉見一僧
結跏趺殿上與佛並坐一鵬異之往問訊僧曰
子非孩時不呱不泣者耶一鵬生時實有是事
大驚執弟子禮兼詢終身事則云我鳳陽人汝
六十時當與汝相見遂別及為總督已二十餘年

忽于甲戌九月間有人夜擊鼓如警報狀亟取
入則內有詩七章僅傳其五有云謫向人間僅
一週而今限滿恐難留清虛有約無相負好覓
當年范蠡舟業風吹破進賢冠生死關頭著脚
難六百年來今一遇莫將大事冷眼看浪流生
死豈男兒教外真傳別有師富貴神仙今兩得
尚牽纏鎖是狂癡難將蟒玉拒無常勲業終歸
王一方欲問後來神妙處碧天齊擁紫金光頌

來法旨不容違仙律森嚴敢洩机楚水吳山相
共聚與君同跨片雲飛細閱之乃向所遇峨眉
僧遣徒遠貽諷其歸隱也一鵬不能決但命贈
其徒路資笑曰何以金為揮手去未幾以流賊
掘皇陵逮誅赴市日惟仰天嘆曰好師父好師
父其定辟乃刑曹紀克家主筆也克家引盜陵
樹律有雖無共盜之情云云似屬牽合而一鵬
又求稍緩以待聖怒之解克家不從爰書不三
日上遂立決後克家疽發于背見一鵬晝現以
手撲之遂潰爛而死

丙子之變司馬張鳳翼請以身當之先是以舊
司馬梁廷棟為總督廷棟由南至鳳翼自京出
二人但尾其後而已後見所在砍大樹白而書
曰各官免送二人度且罹重罪日服大黃取瀉
先後卒

司馬楊嗣昌條上方畧以秦督洪承疇兼劄務

而用粵撫熊文燦為總理以十撫分為四正六
偶約刻期合勦計兵十二萬十分為率馬三之
步七之剿餉加派民間者至二百八十萬兵合
後期以百日剿賊無遺否則按信守行軍法且
令各撫不必更調兵即用郡邑民兵往獨秦督
孫傳庭移書爭之謂用多不用精無益且蹶况
民力已竭不堪重困今但選閩寧精銳馬兵八
千屬僕及督理分將之同心殫力惟賊是求不
數月可盡何用爾之夫爾之必不盡也書凡數
千言嗣昌不從卒無功

總理熊文燦所勦豫寇老回之混十萬凡十三
股聚屯穀函間聯營數十里文燦尾其後招使
降賊亦佯與應要挾過當秦督孫傳庭曰天下
之寇盡此我擊其西總理擊其東不降則滅此
賊滅張獻忠雖盜據穀城不敢獨反因提兵出
童關擊賊屢敗之賊以文燦手諭上傳庭曰旦

暮即降傳庭曰爾曹姑就總理講而日肆屠掠
偽也明日擐甲往擊之行文數得文燦傳檄若
為飭諭有司者謂吾功已成無妬吾功而害其
成傳庭不得已快之旋師賊迄不就撫遂窺商
雒南入于楚
少司馬仇維禎出鎮通州到任後疏稱通州
內璫守禦之能侍御金光辰論之謂其不思自
樹巧借內援於維禎責備極當帝召對平臺怒

甚曰維禎方至通州亦須讓他展布便爾借題
沽名會天大雨雷震因而霽威
給諫王都考選時吏部擬授南道御筆改北科
及兵曹沈迅以條陳邊務特改兵科都御之曰
勿言受皇上特恩者不止我二臣當思負皇上
特恩者恐又添此二臣迅為之悚然
江西巡撫解學龍以詞林黃道周夙望且所屬
募官故例薦若閣中炤往例止批該部知道帝亦

置弗覽耳時輔臣魏照乘不悅道周故以解學
龍不得濫薦批且聞有挑激帝覽之怒遂并逮
之

庚辰三月十五日帝御皇極殿策會試中式舉
人乘步輦降殿階周視距諸士几案咫尺天顏
霽悅已親閱試策諭禮部傳臚展限二十日九
日黎明傳旨召貢士中使出執一名冊傳呼黃
雲師等四十人進至文華門外午餘帝御殿召

問減敵靈耻一事中使傳御題十幅每幅四人
共閱之畢以次跪對帝注聽甚殷執筆親錄數
語或有名上註圈點者天顏粹穆任人數陳二
十日卯刻臚傳訖停午吏部接出上諭以趙玉
森姚宗衡劉瑄孫一脉嚴似祖五名授翰林黃
雲師周正儒宣國柱周鼎李如璧五名授科馮
垣登陳純德陳羽白魏景琦吳邦臣五名授御
史餘薰國祥顏渾等授吏兵二部有差後殉闕

難者止純德一人
輔臣薛國觀既逮到不下獄自分必不死宴處
城外為理裝計及寅夜詔到猶鼾睡也家人喚
醒云外有衣紅啣詔者國觀始覺然興曰吾死矣
倉卒覓小帽不得裂一蒼頭帽代之宣讀畢以
首頓詔泣曰皇上何處臣至此徒欲籍沒臣家
不知臣貧耳又呼銓曹吳昌時名詈曰吾死必
不置爾遂就縊

自溫體仁歸輔臣始用外官如張至發薛國觀
程國祥楊嗣昌蔡國用范汝粹謝陞等然自嗣
昌國罕當上旨者卒以薛與楊或罷或死帝爰
求故劔起周延儒賀逢聖于田間延儒之詣闕
也家衆相隨舳舻啣尾拜塵者画鷓比如擲逢
聖以次輔不敢先一輕舟隔數程踵後外人無
知者時有識者目擊之深慮盛滿且吐哺固相
臣美事然酬接太濫異日臨事拘法則賈怨拘

人則夫已二者之咎必居其一矣
輔臣周延儒至京陛見帝甚禮之錫宴帝親作
主退入宮欣之色喜曰還是故他當時所請如
蠲逋緩刑起廢罷廠衛罷京營提督內臣無不
允且清獄亦命延儒而一時逮繫如司農侯恂
總督孫傳庭胥得出獄且以贖罪各握兵柄
長至帝親郊傳聞天壇一旗竿所用絨繩一條
價八百金帝雖躬行節儉而鼠雀于內豎者亦
不能盡革

賊張獻忠性嗜殺每破一城則遣一隊往屠如
有子遺則一隊盡戮間有赦而不殺者必斷其
右手或以左手進則兩手并斷又不許賊營蓄
女子其破楚省時驅嬪女數千悉擁納江流海
岸泊尸如疊又喜嗜人肉每立其人于前面割
而炙之一舉數鬻又破黃州時拆其城役及女
子指甲盡落血橫流拆罷仍壓之

賊李青山以上東梁山為窟以諸生王某為謀
主分遣其衆據八閘梗運道輔臣周延儒北上
二賊以門生名刺來謁衆驚怖延儒竟命入見
兩賊自云非敢為亂以護漕耳延儒曰如漕粟
無梗無失當言之朝授汝官終衛漕船及歲終
青山竟塞安山閘鑿河十里通梁山大驅漕舟
并繫漕卒去焚掠且近臨清意在脅招漕督張
國維懼適內臣劉元斌方率勦寇京軍還合鎮
兵擊之誘青山降執送京師獻俘帝率太子永
定二王御門受之凡三十餘人貸一人磔青山
及王餘斬首方縛赴西市衆賊云許我做官乃
縛我耶至市青山奮起所縛之椿立拔王詬罵
當事負約死乃絕聲

輔臣周延儒初入同事為賀逢聖廉慎而短才
謝陞清執有擔荷而豁刻不為衆所附形以延
儒圓敏其短才豁刻益著然以兩人在旁延儒

亦有所顧忌且門人在都者諫垣雖有章正宸
沈胤培沈迅然迅為輔臣揚嗣昌汲引故延儒
不甚洽正宸矯不不肯依人胤培善避形迹未
有以賄賂干求導者故一時多可譽而無毀
宣撫江禹緒亦辛未榜首揆周延儒取士也居
官有煩言會推選宣大總督以為陪都諫章正宸
不可冢宰李日宣承延儒意忽改正點用正宸
疏劾日宣私易雖不及閣臣是未嘗為閣臣地

也事幸寢後六月正宸坐繫人疑延儒脩却云
起廢中除逆案封疆駐罪計典不旬餘得察用
金沙儀曹周鑣以言事罷嘗尼輔臣周延儒出
有揭不延儒于江南銓部王重不知也一日延
儒問吾鄉舉廢當用誰重云無如周某延儒默
然鑣因所親謝過且認為同宗故得起然延儒
初入用舍間固未違衆也即如江陵令史元調
亦門生欲起之因都諫章正宸于名下註一鑣

字亦止

侍御黃澍奉命賑河南遷延不行一日帝召對澍媿：有言帝連聲曰住了又問命汝往河南何不速去澍曰無兵帝曰賑濟焉用兵澍奏有賑金十萬無兵誰為護致帝命給以京營兵三千仍厲聲曰限汝三日去
壬午考選各官辰而入內傳賜茶飯逼暮帝出御中左門閣臣亦有几抗坐旁人有名冊先令

內臣傳策題御書也已以次跪對名字有圈點者有書所對數語于名旁者有駁者就中知縣馬嘉植金汝礪敷對工雅大行張法高喊而不辨所言云何罷對漏已二下出至午門令以所對補本進不得增減次日各封入更數日得省十二日餘俱臺異數也

考選科道吏部都察院職掌也帝疑部院徇私故于戊寅考選召對候考各官壬午歲復行之

對畢各官退冢宰鄭三俊總憲劉宗周面奏凡
人才品外覈官評內采輿論尚恐不確今片畧
天威之下有才品清卓而訥口亦有才品平劣
而便佞者何以裁定流品且考選科道從來是
部院職掌如果徇私不當合加罪斥乃至勞陛
下宵旰臣等為溺職矣帝不懌

臺省謝恩後類候閣初見首揆周延儒微風以
無及廠衛無及輔臣謝陛蓋延儒之入內臣王

裕民有力其罷廠衛亦有已以祖制并罷裕
民所管京營裕民志為延儒所賣延儒亦惧為
中傷乃託所善董心葵調停陰還廠權相約不
羅士大夫猶惧諸新進言及復激其怒故云
初每次考選旨類云何以無科貢而科貢所處
疲瘠與考極難其至者少以致甲榜待之多襄
敝長安僉以為輔臣謝陛所稟恨之及候陛語
次云人主以不用聰明為聰明皇上太用聰明

了又云款事諸君不必言皇上曾于奉先殿祈
籤聖意已決諸人方憤之聞數語以為誹謗君
上漏泄禁中語于是給諫朱徽啟其端廖國遴
顯攻之餘省中皆羣和禍幾不測首揆周延儒
周旋得罷職去

首揆周延儒靈穎善對嘗召對帝云近日科道
橫如楊枝起一疏薦四十二人是用人不銓
部只在科道若輔臣楊嗣昌溫體仁已物故薛

國觀已賜死謝陞已處分何王士鏜疏又云四
凶延儒云堯有四凶帝色稍怡又云還有馬嘉
植都票來重處延儒云此皆新進外臣感皇上
特拔有聞入告不覺過激若一經申飭自不敢
妄言帝曰卿擬一諭旨來延儒退擬一勅極口
詆斥言官末云除已往不究而三人遂免
大凡考選矯二者多入省茲選朱徽博雅揚枝
起廖國遴姜埰倪仁禎方士亮光時亨皆能建

言而論品則方姜似勝方孤行一意姜質直而
懇于禮垣能論禁中頌事齋醮亦云敢言矣
司馬陳新甲才品心事與閣部揚嗣昌酷似嗣
昌在樞府墻子嶺失日上机宜以朝廷遙制軍
中而事機已變徒增撓乱耳嘗恨其作聰明悞
國東撫顏繼祖三旬六調疏其微也及闕新甲
刊疏鋪張布置依然一轍然亦有才能留心邊
事者給諫沈迅請召對面詆之帝曰令爾作新
甲恐猶不如耳

大同總兵王樸賈庄之役嘗託有警還鎮致督
師盧象昇兵單戰死及出援寧錦亦以潰歸而
督師洪承疇尋敗初時各還鎮請罪知其為負
隅也不問後以樸倡逃罪重罷還京師已寧錦
失還問者揆周延儒所暱董心葵者為行京察
臺省有欲言怵之曰首揆已許不死矣故言路
罕言者乃帝卒震怒令法司三日讞其獄卒棄

市延儒不能拔也

中州頻失事臺省彈司馬陳新甲者蝟集而帝于措置兵机疏多云部科議了來說覆疏本兵名後即列兵垣兩少司馬不及不惟責科臣重亦所以息其後言也

嘗見聖諭部科者黃楮長僅尺濶二尺餘界以墨印龍邊中押御寶色鮮潤朱書疊之數百言字皆行書甚雋逸

帝所下科疏類硃批日時以防壅遏多有子丑時者蓋批閱至丙夜不休也勤哉

中州警報頻至帝令兵部兵垣詣閣中會議無一言者觀望良久首揆周延儒云上今諸君議竟無一言何以覆旨然竟無言者次日司馬陳新甲以一疏上科臣署名于後其言某府原有某兵某要害當叅以某兵某兵卑宜益以某兵紙上陳言不殊聚米人皆服其才使其未死尚

有可策

輔臣周延儒熟于世故情面多而執持少賄來不逆賄歎不責故門人親故自賄及為人行賄不拒也或匿其二三或侵其四五不問也每自閣中退休朝房或私宅見客徹丙夜撫道府部多以賄遷利溥于人不免詒貽于己矧病且中于國乎

脩練儲備上催行下報復祇煩紙墨無實事也即如鄉兵嘗過齊魯過客多索以衛行然華顛黃口鈍戟短棒無足恃也北趨未息肩南徃復相迫不惟人無停趾且家得二三人方足備追呼時有請以江北班軍討賊劉督張福臻請以北直隸八府鄉兵備邊識者曰班軍每促赴工如入湯火今驅之于櫓何殊驅市人戰鄉兵近雖日事奔走猶以暇服其田疇今遠去鄉土失其農業家口寧免飢寒且衣械道里之費責之

本人或不給貼之里隣則騷擾且赴邊不無水土之不習將領之朕剝恐內地有害于邊無益給諫王士鏢將言之為廷尉吳履中所阻僅言鄉兵一節時部覆不可行帝已批暫調竟于疏中批免調

清同籍少叅關永傑長身赤面極類民間所畫關壯繆像自言實壯繆後已備兵中州竟狗流賊難豈與壯繆相同皆宜以兵死耶

考選故有部屬且有同知茲選俱省臺時謂一榜盡及第而庸陋厠臺班矣帝見其條奏多不堪且乙榜中有起語用哉字者令總憲王道直考汰而一時以上言被誚責及言不合時者俱闕節求留道直分一等為予實授二等為試御史再考定奪三等為部屬

少司農宋之普比于輔臣薛國觀國觀死惧為東林諸君子所斥薦宗伯錢謙益中丞劉宗周

等以求容時吏科章正宸惡其反覆抄奏之帝
笑曰渠既非彼家人薦徒取屬耳何以薦為及
南都覆之晉為常州知府復入東林書院講學
書院乃故中丞高攀龍所建噫中丞耻之哉
內臣劉元斌嘗監京軍討賊出過雄縣紀律頗
嚴及還至山東勦李青山侍御王孫蕃劾其淫
掠孫蕃嘗知臨清或所目擊疏上奉旨差官校
挈問凡差官校挈問者疏俱密封下不抄傳乃

元斌疏辨孫蕃因攻及司禮王裕民云元斌為
裕民名下官裕民暗以臣疏洩之元斌故元斌
得按款強辨不然本係密封下科未嘗抄傳元
斌何以知之帝以孫蕃發奸進二級裕民亦下
獄與元斌並棄市或云裕民之死以比司馬陳
新甲匿塘報故帝借事殺之
內閣嘗題陞南少詹姜曰廣不下及召見諸輔
時有言曰廣相材者帝曰：廣嘗有稱其為清

任和者此三字亦難勝此後曰廣進講對朕輒
悻：豈休容大臣耶

崇禎十年安慶生員蔣臣進皇明薦舉考納言
張紹先有薦舉考皆寶訓諸書採集成帙事係
陳言等語蓋條陳之陳也時閣臣不解其義乃
稟云寶訓稱係陳言殊欠敬慎張紹先等着議
處蓋認為陳腐之陳矣傳者笑之

三垣筆記

興化李清記

壬午元旦帝御皇極殿朝賀畢至寶座前南面
正立顧內侍曰召輔臣來輔臣繇殿東門入再
奉詔旨遂趨至殿嚮行叩頭禮畢跪以俟命帝
曰輔臣西班來蓋以師席待諸臣也輔臣起立
尚不知帝意擬分東西兩班帝又曰輔臣西班
來隨有一內侍下引前帝命輔臣上來輔臣趨

進帝曰古來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稱先生猶存遺意卿等即朕師也敬于正月端冕而來帝轉而面西向輔臣一揖因曰經云修身也尊賢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朕之此禮原不為過又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未有不治平者帝說至此句詞甚溫厲又曰職掌在部院主持在朕調和在卿等輔臣跪伏謝菲才不敢當帝曰先生正是朕該敬的言之至再又再三言

先生起諸臣始起轉下叩頭帝退後遂補賜上諭語與面諭大同小異云時勲臣不知帝意所謂亦相率疾趨于輔臣下帝曰公侯伯過去勲臣尚不解帝曰東班去

舊輔馮銓三次守涿與同少楊維垣等通皆有微勞故撫臣為題叙首揆周延儒欲借此復銓冠帶輔臣吳牲先為司馬與僉憲金光辰廷尉孫晉皆力爭卒格不行時維垣亦欲因此求以

布衣與九卿科道等同召對議退敵策為通政
司所駁而止姓等之力爭防其漸也少宰張捷
素有清望又非逆案雖以晉撫阱姓而姓之聲
望反藉以起時延儒欲起捷為南總憲姓又堅
執不從自此與聲氣大左

帝嘗召輔臣周延儒等言及挺擊紅丸移宮三
案云此三事皆非如紅丸一案方從哲曾奏不
可輕進皇考愀然曰朕勢將不起飲之或徵倖

可生不飲惟坐而待斃耳此竇皇考欲進之而
稍劾又命再進時朕與先帝俱在側豈從哲所
為挺擊一案竇係風癩朕記為信王在宮忽片
板自上墮其中戈戟森然時欲奏聞既而曰此
或以深宮須備不虞故儲自先朝耳命內官掩
完迄今如故若遽上奏蔓同挺擊矣又如移宮
一事尤為不情當日皇考以朕與先帝俱失母
命李選侍撫養渠愛如子朕與先帝故亦事之

如母所謂氣毆垂簾皆外臣不知內庭事有此
紛々且魏忠賢固係巨憝王安亦非善類若令
得志一等人耳諭畢延儒等唯々此文宗袁繼
咸親語侍御喬可聘者清後入長安詢之同官
言皆同南渡後繼咸有疏駁侍御袁弘勳亦言
諸臣風影傳說立論偏苛當以此也而清猶疑
未確念明經張自烈與繼咸交最深持書詢其
虛實自烈荅云往過潯晤袁臨候果如喬先生
所言因自述其所記云甲申過袁臨疾署臨疾
問三案要典其在操何說折衷之余曰處國事
必平心觀理而後是非明公論定張差事宜如
神廟初年王大臣入乾清宮及四十一年姦人
孔學例捕執論如法不復窮詰上可全國體下
可杜支蔓王之案必欲重加鞠訊詞連鄭國秦
欲危皇太子見不逮胡士相遠甚假令朝廷惑
於何士晉之說不興大獄不已如國體何崔文

昇李可灼進藥徼幸罪與春秋許止同非誠謀
弑逆也案其不可追之罪如律治之國法既伸
浮議自熄諸臣必許以行鳩必坐以弑君惠世
揚必糾方從哲與趙盾並誅崔李與輔臣死不
服也李選侍闇陋怙寵一孱婦人耳何至與北
朝比方東宮正位時選侍晏處乾清諸臣義不
得不爭既移宮則名分已正諸臣宜密請上加
禮選侍宣示中外使曉然知朝廷仰體先帝至

意李進忠盜庫果否訊寔擬罪如律一切蜚書
選侍徒跣欲自裁及皇八妹夫所投井之說皆
可不入告當日上諭輔臣綏舉選侍毆抗聖母
威挾朕躬之罪已又詔暴白選侍過惡何其失
優容也論者必指選侍為武后必責選侍以垂
簾皆非案功過不掎蓋如此

流寇攻陷雒陽福王遇害帝召輔臣及禮兵二
部糾召對言及福王聲淚俱下諸臣皆請罪或

以氣數為言帝曰此說不得氣數就是氣數亦
須人事補救已備訊福世子所在并旌死慰生
等事輔臣范復粹言福王有內臣二人忠義可
嘉帝曰還有地方道府縣各官及鄉官士民皆
當一體褒嘉復粹慙而退

帝因雒陽之陷又召對諸臣兵垣李燭奏曰凡
兵以取威為勝今督師揚嗣昌出兵載餘惟初
次報瑪瑙山一捷近遂寂々似宜另遣一大將

助之帝曰督師去河南數千里所謂鞭長不及
馬腹若汝等愛憎起見無乃太過其愛惜嗣昌
如此

舊制太廟祧廟諸帝皆止一正后即奉先殿亦
依太廟定制凡繼后生母后俱不得入孝宗初
別建奉慈殿以奉生母紀太后於是憲宗生母
周太后興獻帝生母邵太后皆祀奉慈嘉靖十
五年遷主祔陵罷奉慈祭穆宗初奉安總母方

太后於景雲殿更名弘孝又奉生母杜太后於神霄殿萬曆三年奉孝烈孝恪俱祔享奉先而弘孝神霄之祭俱罷以故神宗繼母陳生母李二太后俱祔奉先然其忌辰皆不得設祭服青帝追念生母劉太后以不得色養為恨故欲于宮中再建祧廟合七后共祀然自古無二祧廟再建非禮也少宗伯蔣德璟以為必不得已寧復奉慈既而帝疑其非禮卒寢

督師楊嗣昌以襄陽失事為兵垣張縉彥所糾帝是其言有自督師以下調度失宜巧言善欺等語著按法議罪一時大小諸臣爭彈嗣昌語多過甚帝召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入乾清宮怒甚諭曰楊嗣昌係朕特簡用兵不效朕自鑒裁况尚有才可取舉朝各官見朕有議罪之旨輒大家排擊紛紜不已如出忠直何不於兵科未具疏時先言之也姑不深究其各疏皆留中諭

爾等知之

帝將赦卜閣臣先召輔臣周延儒賀逢聖陳演
入德政殿賜坐逢聖以帝允其休致惓懷聖恩
忽大哭聞者大駭哭久不止已帝移駕過中左
門入中樞殿三輔臣亦入殿留坐宴逢聖復大
哭拜跪十數不止帝命之出及出殿檻外行五
拜三叩頭禮復絮哭不止見者怪之以為不祥
已赦卜後果有拏問下獄者

帝赦卜閣臣面加召對少宗伯蔣德璟言邊臣
須當久任如薊督何等關係半載已更正人恐
難展布帝曰不稱當更德璟曰與其以不稱更
不如慎之於始帝又問天變如何消弭德璟對
曰天意只在百姓身上抹得百姓一分即消得
天變一分近為加派所苦萬曆年間各邊舊餉
只三百餘萬令加新餉幾百餘萬史加練餉七
百一十餉萬民何以堪又言祖制三協只一督

一撫一總兵今增二總督二巡撫六總兵又有副總兵數十餘人總兵大多不相統攝督師亦提掇不靈故皆不用命宜裁之帝領其言時少司空宋致亦召對媿々九邊地形畫地成圖帝疑其干進反不悅惟少司寇徐石麒稱疾不至帝以敕卜所推多濫召太宰李日宣吏垣都諫章正宸掌河南道侍御張瑄責之謂所推少司空房可壯宋致張三謨三人俱屬狗私日

宣與正宸瑄等皆力辨己日宣復奏臣與科道商確數四加可壯素有風采致年少向學三謨亦曾掌印過帝怒命錦衣衛將六人去冠拏出候旨輔臣及新點輔臣等俱力救不從處分畢摠憲王道直復奏此番會推俱冢臣與科道商確臣從不敢置一語帝曰此後敕卜只用翰林其各衙門三品以上間陪一二人不許多推永著為例時皇太子與定興二皇皆侍立帝黃袍

太子與二王則紅也

大僚及臺諫以救卜構競不休其不得與會推
者遂造為二十四氣之目探惑中外以輔臣吳
姓為殺氣下註再生吳起廷尉孫晉為棍氣下
註兩頭蛇食憲金光辰為戾氣下註金甲神都

諫章正宸為陰氣下註灰地蛇銓曹吳昌時為
妖氣下註摩登伽女宗伯倪元璐為淫氣下註
假姜詩少宗伯王錫衮為瘴氣下註夜郎王輔
臣黃景昉為時氣下註賽黃巢給諫馬嘉植為羶
氣下註小華光給諫楊枝起為賊氣下註桃樹
精給諫王士鏐為悔氣下註金鎗手給諫倪仁
禎為霸氣下註塑大虫儀曹周仲璉為疝氣下
註靠壁鬼給諫房之騏為糞氣下註倭房公少
宰沈維炳為痰氣下註喉下癰都諫姚思孝為
毒氣下註姚令言周丞賀王盛為逆氣下註黑
面豹少司空房可壯為臭氣下註海上暴客諭
德吳偉業為望氣下註嚙人馬司馬馮元飈為
襍氣下註順風火給諫袁愷為濁氣下註潑天
罡詞林徐汧為油氣下註九尾狐給諫瞿式耜
為穢氣下註兩眼鎗寺丞錢元愨為尸氣下註
痴虎俵末又云若水棉花之李日宣假飛虎之

孫承澤卑、不足足道也時日宣太宰承澤都
諫

帝寄耳目於東廠吏却每遇大選為之惴、後
每選許以二萬金聽其自覓謀缺者遂安堵無
虞

帝一日早朝畢登文昭閣已步下閣御德政殿
召對輔臣等五人言國初弘文館在禁中今文
昭閣西傍亦可建直房朕不時召對及講讀偶

有疑問先生等往來亦便宋人言親賢士大夫
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日少翼日命于其地建
直房云

刑曹葉廷秀素不識詞林黃道周特為義激疏
救遂獲譴時輔臣吳姓以少司馬抵京首揆周
廷儒問曰今最急當入告者何事姓曰自薛韓
城謝德州在閣皆嚴刻繩下致主上疑猜日甚
如黃道周解學龍諸人逮繫兩年餘然果何罪

哉公到上信任甚篤宜乘間以至誠感動佐聖
主行寬大延儒然之又曰刑部爰書亦宜著意
時姓往見司寇劉澤深為言道周一案宜從寬
擬且激以古人大義澤深曰名義至重敢不竭
力各擬邊戍帝初不允澤深再疏力持始允道
周永遠學龍極邊廷秀邊遠各充軍辛巳十二
月也至壬午七月帝一日召對問張溥張采何
如人延儒曰讀書好秀才帝亦曰不免偏延儒

因奏曰張溥黃道周皆微偏只因會讀書所以
人、惜之耳輔臣蔣德璟曰黃道周永遠充軍
家貧子幼還望天恩赦回或量附近帝微笑輔
臣黃景昉復與姓同言之延儒曰皇上無我之
心有同天地既黃道周有學便可徑用何言移
戍帝不答惟微笑既退延儒顧同輩曰上將用
之矣姓請以公揭薦延儒曰不可當聽聖裁耳
翼日遂奉勅云黃道周清操博學見今戍遠子

幼朕心不覺憐閔彼虽偏迂經此一番懲創想亦改悔人才當惜宜作何赦罪酌用先生等密議未奏帝御筆也延儒等請復道周原官且言皇上此舉衆美咸備在廟堂既懸的以招則海內將聞風而起從此皆知學行可貴皆信廉吏足為皆悉聖明善、從長宥過無大之本意皆感前日磨礪造就因才器使之深心蓋所關於黃道周一人者小而所裨于作人厲世君德治象者實多帝從之

壬午帝召對九卿科道于平臺面諭曰邇來賊寇愈熾朝政多舛皆繇諸臣結黨壅蔽以後務省改大小文武官但有請對者赴會極門報名次早候對退而給諫姜琛上疏內言朋黨之說皆小人欲壅蔽人主耳目故為此言臣不知陛下所稱壅蔽何所見而云然帝大怒以為詰責君父時諸輔入朝聞召錦衣衛官甚急輔臣吳

姓語首揆周延儒曰此必廷杖姜給諫也豈可
坐視給諫血濺闕廷耶延儒方具稿而廷杖旨
已下

司副熊開元給諫姜琛既下獄都諫吳麟徵因
召對先請寬宥琛帝曰姜琛重處固非無因爾
言官以言為職當言不言敢于欺藐二十四氣
之說事同匿名見者當尚焚燬乃屢見章奏何
也言官自己不正何能正人麟徵曰首先臣為

文升王恕為吏部時每遇言官彈疏下部議復
必言某官應去應留某人言當不當彼時言官
亦無敢諱者此後邊疆用人言官糾正吏部詳
核更得輔臣主持天下事猶可為也又言開元
雖出位妄言然封疆事敗壞至此豈得不責備
首揆帝亦不罪

帝以邊疆多故督撫不能驅勦言之出涕侍御
周燦言戊寅年五案大法皇上先已行之與嚴

者於後不若用之于先請速治一二最重者震
竦人心帝然之侍御楊若橋言湯若望深明銃
法宜將新造西洋大砲先行點試然後傳其法
各邊可以破敵時總憲劉宗周奏曰臣聞國之
大事以仁義為本以節制為師不專恃一火器
近來通不講人才不講兵法任敵所到即陷豈
無火器反為敵用若止用若望鑄砲小器恃以
禦敵豈不貽笑後世帝勃然變色宗周又言周

燦所奏炤五案大法是今日急著又言往日督
撫多以情面得如范志完身任總督縱敵入口
又借入援推卸首當議處仍另勅今日諸臣從
頭整頓做起帝曰今南下敵兵如何掃蕩從頭
整頓還應做何事宗周曰惟在皇上勅兵吏二
部慎選督撫簡將練兵但目下只說才望不論
操守帝曰督撫必才守兼全方可宗周奏須操
守為主帝曰大將另是一段才幹非區、一操

守便可做得宗周又因司農傅淑訓請宥司副
熊開元等言朝廷待言官可用則用之不則置
之皇上急切求言而二臣因言詔獄于聖政有
傷乞賜矜原以開諫諍之路即如詞臣黃道周
言語激烈有朋友不能堪者皇上不但待以不
死且復其原官今二臣戇直不及道周何不幸
不蒙法外之宥也帝曰黃道周係特恩豈得比
例似爾復拘偏迂着候旨處分時閣部俱同辭

申救而副院金光辰言之尤力遂并議處光辰
復言宗周為人清直在都察院雖不動聲色人
心亦為振肅望皇上留此老臣帝不允已退入
煖閣遣內官傳旨與閣臣有劉宗周革職刑部擬
罪等語諸臣持不發乞面奏復將原旨捧至御
前跪奏力救帝不許輔臣蔣德璟援唐太宗優
容魏徵故事以請帝曰朕不及太宗才若其闈
門德行朕亦不願學德璟又言太宗巧於取名

帝曰如何德璟言人臣敢言用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未不喜魏徵而曲加優容者欲成其名耳首揆周延儒等復婉解之帝遂舉筆削去刑部擬罪四字色稍霽曰故輔溫體仁曾言其愎拘偏迂果然已諸輔退往謁宗周頗有德色宗周畧不致謝惟讓諸輔某事錯某事不做媿不已諸輔曰難做宗周正色曰諸公尚說難做更有何人可做諸輔皆慙後宗周

過應寶侍御喬可聘往見之語及延儒曰大錯再語及輔臣吳姓曰比首勝然錯亦不少帝每發本俱先經覽定分為首票通票數套其最重大者親封黃絹小匣御題某日某時送閣及擬票簽上進亦封原匣內寫某日某時某臣等謹封餘則分項入套以文淵閣印鈐送而已及批紅發下部科帝復將親批票簽密封送閣其慎密古未有也

李國禎短小犀利有口才數上書言兵又自請於京營外選練衛所官舍帝甚喜即令擬勅行之及商議俸糧增給不貲歲費二十餘萬又請內庫兵仗銃藥甚多乞上御書營額因取勅內共武二字以請帝為親書共武堂賜之未幾京營總督恭順侯吳惟英罷特以國禎代之官舍皆併入京營云

崇禎之末有倡議令各王府捐數十萬金助餉俟事寧補還者上諭輔臣蔣德璟擬書稿行之德璟言各王府自固藩封捐貲守城自所應為亦即是助餉似不必別有助餉之名且現在各府自守不暇即助亦不能多也帝乃已

浙粵二鎮諸大弁競營求相持久不推而大瑞有為其弟地者樞部堂司避嫌不奔致蜚語上聞一日帝召職方郎中王永積入德政殿詰其

不推之故永積以外寇交訌邊鎮方急未暇推
及內地為對帝怒鐫其官歸而大力者果得二
鎮以去

輔臣蔣德璟纂九邊十六鎮原額新額兵馬錢
糧名御覽脩邊冊另進簡明冊一本歲內蒙帝
面諭令會戶部堂司磨美亦不甚差只各邊兵
馬數目報戶部甚多報兵馬部甚少戶部止擬邊
冊給發而已各有邊原有屯田鹽引民運折本

少者數十萬多者百餘萬自為交銷並不提起
即歲終一奏報竟不經目也萬曆戊午以前部
發邊餉銀三百萬尚苦其多至今日加至二千
三百萬尚苦其少而兵馬益不可門又天津從
海運薊遼諸鎮另有本色米豆可三百萬惟倉
場督臣及津撫司出入部中不問而米豆半委
泥沙時德璟語堂司云必合津運部運及各邊
民運與屯鹽通融察美則邊餉恐猶若多而加

派之新餉練餉皆可裁目復條為十款責部中
登答然各邊寃未通行也

司馬楊嗣昌奉命征流寇連陷親藩有言其服
耽死者帝一日召諸閣臣語曰朕昨夕夢故輔
楊嗣昌稽顙庭下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
諸臣不公不平連章見詆故歸訴皇上朕語之
曰如某疏猶公平否嗣昌搖首曰亦未然語畢
天顏慘惻既而刑部以辟追擬帝不許

故事經筵有二案一在御前一在講官前俱有
講章而日講則止一御案第以經書置案上講
官指書口講無講章也講官韓四維屢次遺忘
帝謂輔臣曰日講可始經筵例亦置講章朕有
所疑可擬以問難而講官亦不至遺忘此後遂
用講章在御前講官用牙簽指講云
司寇惠世揚曰會推一案忤旨閑住太宰鄭三
俊重其素望故以左副都推非例也帝以詢輔

臣蔣德璟等皆力贊之遂賜點用德璟等皆過
跪誦聖鑒為得人三俊亦甚喜過謝一時中外
欣然已三俊罷世揚亦久未至帝命革其職德
璟與輔臣黃景昉等具揭救之請免其革若非
末路失身狼狽萬狀一生真偽誰其知之
帝以流寇橫行怒中外諸臣無任事者首揆周
延儒曰昔諸葛武侯天下奇才猶云臣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

覩也况今人才不及遠甚所以難耳帝曰卿知
武侯出師表中尚有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
二語乎彼欲以偏安之天下滅賊今柰何以全
盛之天下縱賊延儒無以應

舊輔葉向高每疏揭皆發抄自溫體仁入閣言
密勿之地不宜宣洩自後有揭無疏始不復發
抄至密揭或出手書併不存錄閣簿即如會推
用人帝有點有否大約出首揆揭帖居多其他

皆然宋李沆明劉大夏皆不肯用揭可法也
進士陳丹衷上疏請調兩廣土司兵平流賊帝
召對言之媿、特授御史命往調還宮召后妃
宴帝喜動顏色云朕今日得一奇士不費朝廷
斗粟一金而可調兵平賊及丹衷至南都有言
土兵不可空拳調且即聽調恐沿途不免驛騷
丹衷遂遷延不行及國亡猶滯南都也
磁州一士人女每嫂皆有色賊因其寨指名之

寨中人議出之以緩禍女婦即相携投絕壁下
立碎賊怒攻寨破寨殺其父而去

闖賊掠三邊繇廊延上榆林中部知縣朱新懋
自知守城不知先令妻妾各自縊死有一妾尚
未配合急遣之去妾垂泣請甘投縶新懋亦從
容縊死

給諫熊開元姜琛杖後首揆周延儒恐煩言日
至故密言于上起輔臣王應熊于家蓋應熊為

聲氣諸公所畏若延儒行則應熊居首藉以護持耳然無益也

山右撫軍秦所式體幹壯大腰可七八圍每與人肩行數步則喘欲其馬上應賊驍捷如飛難矣既點復更轉易如流鈴部之誤封疆乃爾輔臣周延儒吳牲同被逮牲即從陸道星馳延儒言病從水道徐行識者疑其候輔臣王應熊抵京為解免地間帝使人微伺見應熊舟行則

延儒二行相去僅里許故應熊至京遂罷而延儒亦不免

給諫高翔漢既降闖逆有言其以陝西舉人挾闖逆賄寅緣入兵科為停抑章奏通久消息者初謂言過及讀常少吳麟徵殉都錄云逆臣高翔漢已受賊署解說百端公厲辭折之翔漢愧恨去又見吳邦策國變錄載翔漢為闖逆左都既自降又說降且越擢乃爾挾賄寅緣之言無乃

非訛

四川巡撫陳士奇能文先為提學則專談兵及為巡撫則反談文人以為兩反又訛聽謾言謂境內無寇盡撤沿險各兵共諸賊乘隙城邑多陷蜀人深怨之後解任至重慶城破為賊張獻忠凌遲以死亦可傷也

故輔周延儒既奉旨賜死輔臣蔣德璟等揭救言延儒赴召之初一切奉揚聖德如蠲租起廢解

網肆赦諸大政中外欣傳有太平之兆即我皇上亦曾有功多過寡之論但其賦性寬疎以致門客宵壬乘杌假借納交通賄延儒不能盡知即知亦不能力絕因而寵賄彰聞疵垢多端天鑒炯然罪安所逭部院以烟戍議上誠當其事至視師一出奉命即刻起行似亦慷慨圖報其馳驅通義一帶亦不無微勞可憫乞皇上法外施行俯從部議帝曰覽奏揭朕心惻然但周延

儒罪犯重大前面諭已明如濫用匪人遺誤封疆比昵奸險營私納賄及親履行間回朝面詢應將兵情擬實陳奏極力挽救庶幾收效桑榆而乃欺蔽机械較前愈甚若律以祖宗大法當在何條念係首輔姑從從輕處勒令自裁已有旨了

帝召對諸臣言及練兵一事輔臣蔣德璟云臣幼讀會典見高皇帝教練軍士律以弓弩刀鎗

立行賞罰此練軍法凡衛所總小旂補役并以鎗勝負為陞降凡襲替官舍比試必須騎射閑習方准頂襲此練將法所為聖子神孫百世計至周悉也豈二百年無一兵至今方設兵亦並無一餉至今方設餉帝棟然起聽又言祖制各邊養軍止屯塩民運三項原無京運銀兩自正統始有數萬至萬曆末止三百餘萬名曰遼餉又有抽餉抽練餉并舊餉約計二千餘萬此

萬曆末加至五六倍民窮財盡而兵反少于往時不知作何銷耗又言今日衛所官軍尤為急者文皇帝設京衛七十二計軍可四十萬畿內八府軍二十八萬又有中都大寧山東河南班軍十六萬春秋入京操演浹得居重馭輕勢今班軍虛冒包攬不可勝詰且自來屢朝征討皆用衛所官軍有父母妻子与烏合不同自嘉靖末始募兵遂置軍不用以致加派日增軍民兩困惟願憲章二祖修復舊制帝頷之而已不能行也

帝親享太廟拜揖最恭且久壬午年享廟少宗伯蔣德璟每遇一揖輒默誦清廟惟天維清烈文諸頌又每遇一拜輒默誦祖宗十三廟號尚未起也

故輔周延儒勒令自盡有絕命詩曰恩深慚報淺主聖作臣忠國法冰霜勁皇仁覆載洪可憐

惟赤子宜填是黃封替獻今何及
田章達帝聰
甲申正月元旦三更帝率皇太子視朝百官未
至惟輔臣李建泰踉蹌至帝不悅遂罷朝識者
以為君臣亂離之兆是日晝暝自寅至申陰翳
始散終無日光人憂危
段氏懷遠人生負李本妻也甲申亂兵入懷城
段氏避居南安賊迫上馬誓死不從痛罵賊舉
刀裂腦立斃劍下尚罵不絕口

湖廣巡撫何騰蛟諳數學崇禎末與巡撫王揚
基內監何志孔談時事騰蛟附耳云賊已入晉
燕分度且前星易位帝星焰南諸人皆歎歔不
兩月果驗

國未亡之前一年適逢公車舉場左右人鬼錯
雜薄暮人屏不敢行一時貿易多得紙錢知者皆
投之水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皆以此辨之
一異也

趙鉞上虞人老部胥也。曾歷各邊，身為奸蠹。因
与部諸新胥瓜分不平，憤激上察。疏盡發積弊，
一遼塩原議引價四萬餘兩，解部无餉。而米不
納，寧遠銀六不交。戶部計二十餘年，詎匿可百
萬金。一新增附綱二十九萬引，多無歸着。及天
津派買米豆并帶運，迨以挂欠米折船價水脚，
各項盡屬侵漁。每年詎分可數十萬一長芦及
淮北塩價，逋負甚多。必責按年徵解，一朋扣馬。
乾為各鎮道將侵冒，烹分歲不下數十餘萬。一
各處屯牧加增錢糧，並不察催，皆被侵阮。一召
買獎大宣鎮每年十三萬九為奸蠹，即他處可
省六數十萬一各州縣攤派里甲儲備米豆不
可勝計。六宜察核其疏在癸未年冬十月，輔臣
蔣德璟于召對時力言數次，帝面允。即發而究
未發，或諸胥所為。諸胥因各輦金逃散。至甲申
年正月始發，此疏然無及矣。

帝于癸未九月發帑金四十萬買米是時若折
米給軍每石止給八錢上下兩便且倉米可省
支放所積自多其每召買民間轉出納之費利
害易見司徒倪元璐既面奏輔臣蔣德璟亦力
贊之退復具揭而京商豪家專以屯米召買為
利竟不能爭也戶部不得已以一金買一石價
高米惡甚且金与粟俱空付之大息

帝以秦寇曰熾命白廣恩充總兵官挂盪寇將
軍印撥与秦兵三萬一應勦撫聽便宜行事輔
臣蔣德璟等以廣恩係降丁且先聞召不赴恐
跋扈難專任欲倣先朝用王驥蔣貴例以知兵
大臣与廣恩共事帝恐其掣肘止欲設監軍一
員為調劑文武督催錢糧德璟終以為疑仍請
擇一豫楚總督調度之但不必並在行間以總
兵前驅以督臣後勁又聞賊秦人恐秦兵以鄉
情輒有呼應之聽廣恩設法選補与豫楚寨丁

兼用皆從之後廣恩卒降闡

帝因聞賊入關中百姓多從賊嘆息久之因言
前曾面諭該督着用好將好有司自然兵有紀
律不敢擾民有好有司自然撫綏百姓百姓視
之如父母誰肯從賊這固結人心還是勦賊前
一事輔臣蔣德璟言愛惜人才正固結人心處
輔臣魏藻德亦言邊臣任事少畏事多固是時
勢艱難人多掣肘亦因功令太嚴恩威莫測恐

一干聖怒則無功有罪是以畏首畏尾俱不敢
做即舉用一人亦恐有受人營競為入後官之
嫌所以蓄縮耳帝曰朕正欲人實心做事豈真
有此藻德又言刑部罪繫諸臣亦未嘗無人帝
命諸輔奉姓名以聞次日御批到閣云昨而議
愛惜人才一事朕再四思維只因嚴密封疆警
正人心原非得已祖宗之封疆祖宗培養之人
才祖宗垂憲萬世之法律必如何三者並行無

一
碍既無廢法亦無棄才諸輔臣分別以聞于是
先釋侍御郝綱及許定國二人命從秦督勦賊
久之始釋司副熊開元佑諫姜埭方士亮侍御
蔣拱宸樞曹尹民興等于獄

司馬楊嗣昌欲用司馬洪承疇為總督盡留秦
兵入援者宿薊遼秦督孫傳庭其竭力爭言是
兵必不可留、則寇勢漸張究無益于邊是代
寇除兵也且兵之妻孥蓄積皆在秦久留于邊

非譁則逃將不為吾用而為賊用是又驅兵從
賊也嗣昌不能用

秦督孫傳庭練兵長安馬兵五六萬秦紳苦之
倡議于朝謂宜速出傳庭以八月出潼關旗甲
甚盛銳意滅賊遂屢敗其兵賊有議降者獨賊
首李自成曰吾屠王焚陵罪惡滔天姑支數月
決一戰不勝則殺我以降時柳露宿与賊持深
雨大降七日夕弗止糧糗三日不至馬足陷泥

淳中賊尺將士皆無人色雨稍霽鉤車稍至
又為賊劫傳庭無可奈何退師河畔就糧時
兵百廣恩本降賊与統兵高傑素不相能傳
庭不盡知也兵既動賊選驍渠數千人犯之
傑兵且走望廣恩為援而廣恩已兼程退汝
州大潰廣恩兵聞之亦大潰傳庭馳至關賊
傑兵大潰廣恩兵聞之亦大潰傳庭馳至關
賊大至傳庭收潰兵陣城外自登陴督守禦
所廣恩妻孥在關內聞城外兵敗率其眾保
妻孥奪門守潼關遂隔傳庭揮刀躍馬入賊
陣遂遇害監軍喬元柱亦仗劍死自是關以西
無堅城而西安遂陷傳庭妻馮氏率三妾二女
皆赴井死聞賊已入關推秦督無敢行者帝
曰往者罪廢諸廷臣多以知兵奉之破格起
用何故推督撫又云無人吏部不得已以起
廢巡撫余應桂推然非其才也點用後帝召
對應桂問以方略

應桂惟言難以無糧無將無兵為言帝命戶兵
二部速議撥與又召監軍蔣御霍達命速行料
理達奏如有兵有餉臣不惜一死報國若無兵
無餉空死無濟因伏地慟哭已二人行至陝西
磅程河干竟不能進

往時臺省猶以殫躬政府為名高及崇禎末候
考諸知推謁政府皆稱門下士或政府止之已
俯伏而糾連呼老師不絕矣士氣早壞至此亦
國亡之兆此輔臣吳姓親言者

賊破陝西都中震驚吏部又開賄賂帝聞之設
高皇帝牌位于朝令各官抽籤時地方多殘破
有規避不出者前一人代後一人抽籤領憑馳
報刻期到任

總督王永吉聞闖賊入秦知賊必渡河即疏請
徹寧鎮守關謂不獨寧遠軍民欲徙入關內以
圖存即山海軍民亦欲借寧遠兵以自助請勅

鎮臣吳三桂一料理時甲申二月初二日也
輔臣陳演不敢決權批撫鎮奏明定奪已撫鎮
議皆合卒格不行

京師聞宣雲既陷諸臣皆以京兵不足恃非薊
督王永吉寧鎮吳三桂密鎮唐通合力一戰不
可帝然之令兵部補本一上發票輔臣陳演以
為不可出揭爭之云一寸三河一寸金錦州
告警寧兵萬不可調帝命召諸臣赴閣會議有

主不可調者有持兩可者有主遷南京者獨成
國公朱統臣宮詹祝元璐少司寇金之俊都諫
孫承澤以為當調而都諫吳麟徵爭之力謂事
當從寔其言云寧遠當從与否該撫鎮當与皇
上密議之而輔樞二臣當与皇上密決之委之
盈廷誰執其咎然臣請任其咎矣嗟乎自有封
疆之難死法死敵者比而朝廷曾不之惜則
夫畏葸沙場橫尸西市者皆霽志而未瞑目者

也寧遠一鎮一撫皆當今人傑臣再三思不覓汗
淚俱下又因閣部議久不決極言關外九城勢
必棄則關門盜部無与守者棄地不可棄地
蕪弃人不可棄人失天下將士心是失天下愈
不可吳三桂勇將宜拔用委無之敵人今寇旦
夕發秦晉若使來杆京師一舉兩得今日之事
當于緩急無論是非也趣六垣署名竟互諉不
決乃獨署之疏田中又補牘云邊臣不可令有

懼心不可令有死心臣讀吳三桂疏言切情危
者有格之不忍言之意臣知其有懼心始以累
革自任終為父弟乞恩臣知其有死心今寇勢
方張不使徙近捍禦京師則何恃乎時輔臣陳
演魏藻德皆與是議左而輔臣方岳貢移書南
司馬深谷之麟徵不頌也已帝發閣演又具揭
以為外之督撫亦當僉同乃請上諭差官前去
及取回奏皆以撤寧援京為便始得旨去永吉

聞命與三桂以三月初出關徙寧遠五十萬衆
日行數十里十六日入關二十日抵豐潤而京師
已陷
司馬張國維坐邊疆失事下獄吏垣都諫吳麟
徵率同官理之得釋因請赴江南辜權貨財物
軍食急需六垣皆往餞獨麟徵舉觴屬之曰今
四方空虛流亡嘯聚方深咎催科吾聞撫字之
良吏不聞催科之司馬維有慚色

甲申三月十六日帝御東左掖門召考選官三
十二人鱗次面對以安人心戢教謀用兵是餉
為問每一人答訖御筆親注圈點有斟水磨硯
席上置茶一壺不時取飲退食後又復進座自
郊至亥方罷是日即寇陷昌平日也至十七日
內璫狃差人索考選官賞銀每名十兩十八日
冢宰李遇知陞官司馬張縉奏拜客如故未時
寇陷彰義門十九日巳時陷順城門遂進皇城

帝與后俱自縊考遜官皆降越數日入朝過東
左掖門尚有指而太息者曰此前日御試處也
賊陷平陽帝聞之召閣部九卿科道等官曰朕
非亡國之君事之乃亡國之象祖宗擲風沐雨
之喪天下一朝失之將何面目見於地下朕願督
師以決一戰即身死沙場亦所不顧但死不瞑
目遂痛哭輔臣陳演請代帝曰南人不可次輔
魏藻德蔣德璟五瑜范景文方岳貢俱請代帝
皆不允至李建泰請代帝曰卿以西人平西地
朕所願也

長安街上有一撫錢小民失記姓名聞帝需餉
囊中積銀三百兩伏闕助公帝嘉其意拜官錦
衣衛百戶謝曰賊信急矣留財無用且此身恐
未必保何有于官小民愚蠢之不知做官也固
辭不受職

帝擬彰儀門外為輔臣李建泰郊餞建泰固辭

此國朝未有之禮乃下禮部議於正陽門樓上
設五十餘席卜吉外時駕出文武官員各侍兩
班建泰行五拜三叩頭札帝取酒三盃奉建泰
飲曰卿即朕即即卿朕與卿無兩身凡事以便
宜行先發後發即建泰簪金花二樹披宮錦一端
仍行五拜三叩頭禮謝恩畢飛騎從彰義門出
監軍乃兵部主政凌駟也自著是日天霽風和
咸幸此行馘賊及行至大名府馬步兵因糧餉
不給散去若干建泰三日止得麥飯一餐駟腹
飢墜馬稽遲中道帝又手詔促之建泰畏賊不
建前召對後出西長安門外轎槓忽折竟敗
帝親餞輔臣李建泰子正陽門樓賜酒三杯即
以杯賜之既又以兵事鄭重復自撰文一通親
洒龍箋用寶于正陽門帝親手賜之其勅云朕
仰承天命繼祖宏圖自戊辰至今甲申十有七
年未能修德尊賢化行海宇以致兵災連歲民

罹水火皆朕之罪至流寇本我赤子盜弄兵戈
流毒直省朝廷不得已用兵勦除本為安民今
卿代朕親征鼓連忠勇表揚節義獎勸廉能選
拔雄傑其驕怯逗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吏妖言
惑衆之人缺誤軍糈之輩情真罪當即以尚方
後事行間一切調度賞罰俱不中制卿宜臨事
而慎好謀而成勦則真勦殲渠宥脅一人弗得
妄殺撫則真撫投戈散遣萬民從此安生以卿

忠敵壯畧品望宿隆辦以裕如特茲簡任告廟
授節正陽親餞願卿早蕩妖氛旋師奏凱侯封
進爵鼎彝銘功有功內外文武各官從優叙賚
朕仍親迎慶賀共享太平預將代朕親征安民
靖亂至意編行示諭咸使聞知特諭
民曹蔣臣以桐城一青衿言生財得授是官首
言鈔法可行且言歲造三千萬貫一貫直一金
歲可得三千萬兩而少司農王鰲永公以為必

可行且言初年造三千萬貫可代加派二千餘萬此後歲造五千萬貫可得五千萬金所入既多將金与土同價其言甚美然實不可行帝特設內寶鈔局晝夜造募商發賣而一貫擬鬻一金無一人應者鰲永請每貫蠲三分止鬻九錢七分京商騷然皆欲卷筭去輔臣蔣德璟言民雖愚誰肯以一金買一張帝曰洪武時如何行得德璟曰高皇帝初亦以神道設教當時只賞賜及折俸月鈔其餘兵餉亦未用也且言民窮已極宜安靜以悅之帝不聽及內寶鈔局言造鈔宜用桑穰二百萬舫舊例採取北直山東河南浙江諸處亦遣各瑞催督又五城御史言鈔匠除現在五百人外尚火二千五百人議于歲內八府州縣多方勾解德璟皆擬旨不允帝命改票賴德璟極言其弊謂所募二千五百名月加費米千石銀九千九百五十兩得不償失

且北直山東河南新徑受亂無桑安有穰至浙
江杭嘉湖三府雖宜桑者責以二百萬斤即盡
括之不足揭入帝留中不下後竟得免

帝以閩逆漸逼命群臣會議以二月二十二日
繳以次日名對時上首總憲李邦華密奏內云
輔臣知而不敢言試問之帝指問何事輔臣陳
演以少詹項煜議單為帝：即簡閱默然輔臣
蔣德璟又奏一時廷議俱言東宮宜南徃監國

帝不應而給諫光時亨參翰林李明睿南遷為
邪說帝不悅即召入面詰曰邪說皆同乃止參
李明睿何也明係朋黨姑且不究遂無敢言者
給諫光時亨疏言練餉殃民追咎倡議之人輔
臣蔣德璟擬旨有向前聚飲小人倡為練餉搜
括致民窮誤結禍國良深等語帝不悅因召對
面詰曰這票內聚飲小人為誰德璟不敢直斥
故輔楊嗣昌但以舊司農李待問對而於科臣

則云失記帝曰朕非聚歛止欲練兵德璟曰皇上豈肯聚歛因既有旧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部科實難辭責且所練兵馬安在薊督抽練兵四萬伍千今止二萬五千保督抽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抽練一萬今止二三百若山永兵七萬八千薊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山西兵陝西三边兵各二十餘萬一徑抽練將原額兵馬俱不問并

所抽亦未練徒增七百三十萬之餉耳民安得不困帝又言今已并三餉為一何必多言璟言戶部雖并三餉為一然外州縣追比只是三餉帝震怒責以朋比德璟力辨諸輔臣復為申救而司農倪元璐至以鈔餉係本部職掌自引咎帝始稍解德璟退又言臣因近日边臣每言兵馬皆只以抽練之說或數千或數百抵塞明旨而全鎮新旧餉兵馬數萬槩不言及是因有練

餉而兵馬反少也臣私心恨之又近日省直各官每借練餉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苦遇賊輒迎甚未見賊先迎雖三餉並急不止練餉而練餉尤甚臣又私心痛之蓋至外無兵內無民且并餉亦不能完故推咎于議練餉之人冒昧愚戇罪當萬死因引罪出直帝雖慰留之竟以此去未幾練餉六議裁

輔臣蔣德璟以北直河南山東三處召買米豆九十餘萬計民間九十餘萬米當費數百萬金為害甚多于召對時力言之帝命擬諭罷之已德璟擬進復言祖制各邊除屯鹽民運本色外原無戶部田餉折色今既有旧餉復增新餉練餉括尽民間金錢已不堪命近復于北直山東河南召買米豆可百萬石以給關寧遵密四鎮而拘攝各處富戶充召買之後又復勒運至天津交納一切車輛駟騾及衙役使用勒索之費

賄累困^苦未易縷指聞賊中鼓惑愚民皆指加
派而加派之害莫甚召買伏祈即賜裁行德璟
疏于二月上留中不下比告歸上于三月自草
罪已詔書蠲免然已晚矣蓋各邊之將士視米
豆如泥沙止欲金錢而已在內召買之苦如彼
而在外輕賤米豆又如彼何苦指內地之膏血
以填塞上之泥沙乎

輔臣蔣德璟既予去都諫孫承澤汪惟效皆上
疏留之承澤言尤峻有乞罷臣官而留德璟如
用之不效請伏妄言之誅等語時輔臣魏藻德
不得已亦上言德璟貫串古今博綜典故為皇
上左右所不可一日少之文獻然已先稱傳首
揆矣帝御批密封下閣有大臣進退原不敢輕
之語德璟初因山西新陷未敢輒去又以在廷
連章見留避嫌即具疏辭朝行故不及闔禍
有人運佛九座進武當山來京掛號其佛高六

七尺下有車輪正陽門外布列三座觀者沸市
後因事洩始知藏砲于佛腹中欲安置九門為
賊內應下錦衣衛刑部勘問伏誅
城未破之前十餘日颶風大作自辰至夕未止
援去關神廟前棋杆琉璃殿大樹
闖賊抵彰儀門其軍師宗矮云初此行規兵城
下卜五年始可破城樓上忽墜一天啟大錢
宗矮喜曰此一當五用也破京師兆可急攻放
大一砲而樓角遂倒

闖賊將逼京師衆號百萬帝數以兵餉為憂勅
百官捐助一時大臣或請身督四方輸貢或請
預征下貸殷戶或開賣冗官假民間帶綬百官欲
請誥勅傳世傳者入銀若干搜削厘法地墾勒
價莫不議及賊至則餉直逋懸已及半載禁
衛戈矛朽蝕未試一聞賊鼓譟相視股戰奸人
伏匿暗助驚譟兒童數月或為秦聲訛謠滿城

意在迎賊於是人情擾惑莫有固志
闖賊圍城上下倉皇失措火攻備禦多不習賊
發砲擊聲撼地日夜無間緣城廨舍多圯城頭
發萬人敵未及投下火驟燃為爛十餘人時士
卒五月匱餉不命用城頭宦寺鮮衣怒馬倘佯
不驚雜撓守卒欲擅啟閉凡坐門諸臣多不得
登城望敵惟太常吳麟徵奪路上見勢不可支
往見輔臣魏藻德藻德方出朝靴引麟徵手曰
朝廷大福自無他虞旦夕兵餉且集公何太匆
匆麟徵太息而已

三月十三日聞賊躡居庸關京師九門俱閉十
七日午時賊攻城破此銃俱發如萬雷轟烈十
八日攻益急銃聲益怒城外火光四起帝同二
人登煤山頂望逾時回乾清宮日就晡帝魚服
出宮門兩出兩返乃命酒召后貴人良娣以下
披按庭籍屬被寵御者皆至慷慨極酣漏未下

三刻御所佩劔日事至此可以死矣泣數行下
於是皇后先投繯其餘咸引決稍頽望輒手劔
刃之時長平公主被劔斷右臂仆地未死又喚
內官王承恩着靴帶同內官數十人遠城奪門
不得歸遂同承恩對縊煤山古樹下表紀同宮
人小內官紛々奔出十九日內官遂開門迎賊
常熟進士歸啟先聞闖賊入都驚惧急走詢同
里司空陳必謙必謙從容擲沐出聞之大咲曰
若痴書生耳城守皆敝衙門事豈有賊入我不
知者已傳者迭至方失色散又給諫顧璘是夕
尚宿科聞信急詢輔臣魏藻德德以為必無
一時聾聵若此

闖賊入都指長安門三字祝曰若射中、問字
當有天下竟不獲中

三月十九日辰刻賊已破城尚有謝恩見朝者
而宮人四出矣坤寧宮後為欽安殿有樂志齋

清望門曲流館四神祠東去則瓊華左門西去
則瓊華右門出師長街也是入宮入從後宮出
者甚多

閩賊自齊化東便二門入抄掠甚酷時傳寧鎮
吳三桂兵已至城外帝以十八日夜三更奪門
南奔賊懸萬金購帝二十一日聞賊已獲帝尸
于煤山命人背負東華門外朱國公門首用柳
木棺盛破芦蓆下蓬頭短衣一足穿襪一足跣

聞遺詔在胸云朕已喪天下不敢下見先人亦不
敢終于正寢又啗指血書臂曰誤聽文官言致
失天下任賊碎裂朕屍但弗傷我百姓是日晚
百官出始言太監王德化數十人擁打司馬張
縉責其開門迎賊時臣民共萬人俱痛哭求
葬以帝禮祭以王禮聖母葬以后禮祭以妃禮
亦有哭言求封太子太國者亦有求京城百官
萬民戴孝哭臨三日者廿二日至廿五廿六日則

滿街逼捉士大夫拘繫踞人矣廿七日賊牛金
星點名會極門百官皆降伏賊據坐殿上受之
責以負國用者從東華門出送吏政府收用列
名部門外揚之長安道上不用者從西華門出
賊露刃排馬五人一隊押繫劉李二賊私寓各
責數萬金刑死者不可勝計或輸金未足則人
以二健士擻之皆赤身出行乞市肆人不忍見
四月初九日為劉賊繫者俱釋李賊繫者仍不
釋十二日三桂有示大張四門說義兵不日入
城凡我臣民但戴孝者俱不必驚十二夜傳賊
殺官殺人二員故輔陳演為首餘皆勳戚十三
早賊挾太子二王玄色布衣行馬前盡擻群賊
東行皆哭不顧去殺之不能止各城門只餘老
弱數人守把道路清曠矣
同丞申桂胤既投井死侍御林蘭友時謫冷署
素相友善未就斂家人方遠哭一人毘盧錫杖

排闥入愕視之。乃蘭友也。拊膺號曰：公死矣！我知公必死，公視我，豈貪生保妻者乎？老父在堂，圖一相見，當亦攜手地下耳。登堂請見太夫人，曰：毋勿戚富貴，子易得忠臣，子難得也。願佳胤，子煜曰：設位乎？曰：未也。索筆大書，明捐軀殉國，忠臣申公之靈，復書柩去，死為蓋。臣不負君恩于地下。生圖見父，即就鼎鑊，而心安。擲筆大慟。謂煜曰：善自愛，從此永訣。拭淚去。有徐起鳳者。

以傭書從佳胤，凡十年。佳胤沒後，僮僕或散去，起鳳啼號，柩次不少離。賊從門東潰，回欲肆焚戮，佳胤子煜掖太夫人奪門出，僮僕皆從。獨起鳳請留，曰：俱去，視誰與守？已賊果焚民居，將及高起鳳，泣曰：吾主以忠死，願勿焚賊。怒鞭之。起鳳叩請愈哀，賊為感動，卒不焚。及居民外徙，起鳳遍求里人在京者，得鐫工朱板，桂寺二十餘人，昇觀出寄天寧寺，故得全。

清邁長安書肆見明沐化編命買歸書賈故高
其價因緩之及旋騎再訪則云賣去細問之乃
駙馬鞏永固也清心識之曰帝婿皆豪華自喜
渠知讀書耶後死閩賊難方知現人必於其微
駕部金鉉于壬午七月晦日讀邵子記其後曰
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雖遇時外而弗內退若
苦衷遠而弗滯外正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
庶沒吾世及甲申死閩難人始見之又鉉初以
駕部巡視皇城每過御河輒留連不能去歸語
其弟曰吾一見御河若依戀不忍舍何也竟投
御河死鉉之死妾王與弟鏊俱隨母章入井南
渡後但贈章恭人然不知王與鏊之死也
內監呂胖子忘其名閩賊陷京城駕部金鉉投
御河死胖子見而歎曰公曾疏糾我輩不比于
人吾初亦怨之然公能死吾獨不能死乎公生
欲遠我、今以義近之必不拒我地下也遂從

死已二屍並浮為一內監收掩及北兵入鉉諸
弟徃覓其尸惟亂骨二叢耳遂並槩葬御河側
唐辰閩有平和縣生員金惟鎮忽得心疾盡雍
其髮大言曰此世界不屬大明矣或問屬誰乃
書三字於壁間曰大清國因言城內猶可城外
不忍言又指其族人曾慶曰有無限兵馬後慶
果起兵從者甚衆已敗死城外如所言
嚴州太守錢廣居嘗為清言其同籍任丘人邊

某曾令陝之米脂縣乃闖賊李自成故里也自
成叛後邊令發其三世祖塋剖棺視之一棺骨
生綠毛長二寸一棺骨色如玉一棺骨生青毛
長三寸已見一大蛇從壙內出射之傷一目走
後自成果以中箭傷其一目之異事也
癸未帝將祭廟鹵簿已設忽見黑氣自空而墜
如有嬪人衣白者疾飛入宮軍人皆見之又仲
夏大雨沾衣如血雷霆通久不止次日見太廟

神主或橫或倒諸銅器為電火之擊皆融而成
灰又有人見太廟中鬼皆嘯呼而出
闖賊入京命諸臣俱于二十一日廷見是日百
官畢象集獨仰視大內淚如泉注四譯館復有
回使使者六人六召入不拜賊怒欲置重辟使
者曰吾君知大明天子不知易姓若歸告吾君
以貢獻來朝則舞蹈何辭今無君命故不敢賊
終莫能屈

補遺

舊例國子監分獻用翰林脩撰編簡為之未有
用王府簡討者簡討張之奇劉世芳因侍定王
講讀掛翰林一銜從不與翰林事是秋遣輔臣
魏藻德行禮藻德以庚辰進士三年入閣諸編
簡皆前輩不便使分獻隨行故用之奇世芳皆
庚辰同年也然亦交禮

崇禎初興化子衿袁靖遇禪僧毒鼓于山下指

天象語曰天遣齊黃輩下界不久將亂矣請曰
此皆建文故忠詎昔忠今亂者毒鼓曰彼積憤
怨已久一朝下降不為巨寇必為叛臣皆所不
辭耳至甲申之變乃驗

姑蘇孝廉毛寬父忽于崇禎五年若為鬼物所
憑吐謔語曰吾前身与而子前身皆為建文時
守金川門官及燕兵至渠開門叛降致吾家四
十口皆罹刀鋸久欲圖報以其福力尚厚歷數

世皆顯官今降而舉子駸乎衰矣而吾徒近
皆從天而下紛々圖報故我亦乘間報而子將
戕其命耳語訖而醒茫然不知向語無幾寬果
死此侍御李模為清言者
松江子衿素燦若丁丑進士袁定弟先闖逆陷
京師二年夢至一所見歷代諸創業君會議燦
者問何諫曰議革命彷彿可識者漢明兩高帝
而已有頃一人如帝者狀披髮伏地嗚呼懇枉

明高帝語之曰此事非吾所能主當往問建文
皇帝燦若夢中驚疑問一人曰代明者李自成
否其人曰却不是燦若蓋先一年言之非附
會也

天啟時給諫郭鞏為侍御周宗建所彈斥其通
內及逆璫魏忠賢用事屢遷鞏官至侍郎然鞏
卒抗疏不出忠賢怒劾令冠帶閑住鞏始末如
是若答清一書辭多委蛇初辟則遇改戍亦所

應得時司馬楊嗣昌為關內道特疏求寬給諫
姚思孝疏駁之它他相左以此
從竇錄寺人王著所撰也袁妃實未與周后同
殉改代後猶生而錄中乃指為自縊長公主雖
為烈皇帝手刃竇絕而未絕改代後方卒于下
嫁而錄中乃指為砍死舉二事以槩諸事吾不
知其名竇而事虛幾何獨懷宗潛德徽猷歷述
如掌內庭視外庭反晰故清特摘而存之取竇

故也

帝念農桑為民衣食之本于是詣壇耕三回已
旋齋宮宴群臣教坊司于丹墀前伐戲演承應
襍劇帝諭典禮甚隆何得諧戲為玩殊非正體
命該衙門永革去著為令帝每詣園丘祀天及
皇地祇并朝日夕月社稷等壇其預齋戒必親
視祭品精潔然後供獻秉圭執：若神降臨然
其敬慎若此帝英明篤學諸經史畢覽書經大

全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補貞觀政要皇明寶訓
帝鑑圖說廿一史等書皆命司禮監提督又將
經廠印貯之書查進備覽又諭外庭書集每月
采買二部以資御覽帝每逢朔望及三六九昧
爽臨朝以勤勵自勉餘日講春秋書經四書二
八日經筵與諸臣徵引古道出語成文帝命武
英殿中圖歷代明君賢臣像于屏如賈誼董仲
舒魏徵陸贄皆在又書誠意正心四大字挿屏

安置文華殿以資警惕熹宗懿安皇后居慈慶宮：在乾清宮外闕睢門傍本宮侍婢設有宦家婆管內事務又設老成太監二員提督宮禁帝惟逢后聖誕元旦令節方詣后前行四拜禮餘節不入賀帝每遇日蝕月蝕必服青素袍望闕焚香行四拜禮設救護鼓二十四面帝播鼓三下內外衙門齋肅不理事或有日月蝕甚者諭諸臣直諫惟脩己愛民為心以答天意

皇城内西有虎城一處內蓄虎一隻傍有牲口房諸禽鳥皆在帝至見猛獸食肉嘆云此孰非民脂民膏乃飽此無益以博覘玩可乎悉令除去

皇極殿傍貼匿名單一紙編九卿為二十四氣守殿官獲單以進帝諭司禮監焚燬勿令人見以全大臣之體且明朕無疑於諸臣
陝西山西大飢兼京師旱帝曰皇天不言以象

設教乃詣中政殿玉帝前率司禮監等官曝晷
一炷香以祈雨澤次日風息雨霑帝曰雖得時
雨然苗稼必多損壞宜脩己愛民庶可仰答上
蒼乃發帑救賑各有差

帝念保姆陸氏恩厚賜訖即令出宮寧家永不
許復入且曰無蹈熹宗客氏覆轍

質慎庫圖書百萬卷皆宣和所藏為金自汴梁
覓入燕者歷元及國初無恙徐達下大都時封

記宛然至國破多散失不存聞者惋嘆

附錄

清閱南太常寺誌載懿文皇太子及秦晉二王
均季妃生成祖則碩妃生訝之時宗伯錢謙益
有博物稱亦不能決後以弘光元旦謁孝陵清
語謙益曰此事與寶錄玉牒左何徵但本誌所
載東側列妃嬪二十餘而西側止碩妃然否曷
不啟寢殿驗之及入視果然乃知李碩之言有
以也惟周王不載所出現太祖命服養母孫妃

斬衰三年疑即孫出

清讀明興雜記見高皇埋毛老人于後湖以守
黃冊謂誕耳同年給諫陸朗管冊邀游後湖見
黃冊溢架無耗者問之書手咸云是鼠皆白登
架即伏死又云每日聞香風過便知為老人之
靈往不祭今祭矣方知禱記不謬

慈聖皇太后喪內閣葉向高夫人入拜神宗側
立梓宮以待夫人方立拜未終神宗已臨矣內

侍傳聲促之夫人方跪神宗之孝謹如此

有一內侍犯法走入大內巡城御史書硃票入
內索之諸闈泣懇神宗謂無是例神宗哂曰我
弗能救也亟命押出

神宗一日演戲為樂聞巡城御史呵呼聲亟命
止弗歌曰我畏御史

五帝... 皇極... 帝德... 帝心... 帝志... 帝功... 帝業... 帝道... 帝德... 帝心... 帝志... 帝功... 帝業... 帝道... 帝德... 帝心... 帝志... 帝功... 帝業... 帝道...

